

青年文藝集

掙扎



中學生雜誌社編

掙扎

青年文藝集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一四號

扎 掙

版初月二年七十三國民
版四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四・○價定册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編者

中學雜誌社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56 P.)K

扎

序

「中學生」刊行將近二十年，讀者來稿，多的是文藝。這些讀者不盡是在校的中學生，也有大學生，公務員，各業的職員，以及體力勞動的工人與農人。他們的境遇很不一致，可有一點相同，他們全是青年。年齡大約在十五六歲到二十幾歲那個階段裏，超過三十的恐怕極少了。

寫文藝，以前是極少數人的事兒。文盲固然不用說，就是讀書人，大多數也只寫應試文字，八股時代寫八股，策論時代寫策論。只有極少數人喜歡自抒性靈，寫一些「非試帖詩」的詩，這纔算是文藝。學校教育興辦以後，情形沒有多大改變。學生在國文課內練習的雖然不是八股與策論，卻還是應試文字，除了希望在考試時候多得分數而外，實際上沒有什麼標的。這個傳統一直延到如今，如今學校裏教學生練習一些廣泛空洞的議論文，正是變相的八股與策論。可是，自從五四運動發生以後，非但不能說沒有變化，而且變化很大。第一，語體文被承認了，國文課內選用語體文的教材，寫作也容許用語體。其次，小說與詩歌被選作教材了。在以前，小說是絕對的旁門，學生要看只能偷偷摸摸，詩歌也是不急之務，試帖詩時代大多只讀些試帖詩罷了。同時新文藝的著作出版得相當多，那比較古書古文親切，比較各科教本有滋味，因而多數青年都喜歡閱讀。語體文的被承認解除了工具上的困難，以前的文言確是一種不便運用的工具。小說與詩歌的閱讀擴展了認識與思索的範圍，並且從而知道對於生活對於社會有所見的時候可以用這種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於是相因而至的情形是：教師若教學生自由作文，交卷時候往往是一篇小說，一首新體詩，或者一篇自抒所感的散文。教師若看不慣那一套，學生就分做兩概辦理，一邊仍舊作變相的八股

與策論，應付教師，應付考試，一邊卻自由自在的寫小說等等東西，給同學看，或者投到報紙雜誌去。至於不在學校的青年，沒有學校的拘束，自然無須分做兩橛。他們寫的東西當然不一定好，好不好是另一問題，總之，寫文藝成爲如今青年們的家常便飯了，這是事實。

寫文藝總比寫變相的八股與策論好，不管寫得好不好。變相的八股與策論無非搬弄一些公式，運用一些零碎知識，說一番並非自己要說卻多少須迎合人家意思的話。簡單說一句，不是內心自發的表現。文藝可不然。無論見得淺見得深，總之是自己的實感，自己的真意思。就表現的動機說，可以說無所爲而有所爲。不迎合人家，不管什麼公式，不存圖謀某種利益的心思，這是無所爲。可是，要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告訴人家，不但希望人家明曉，並且希望人家同意，接受，這就是有所爲了。我們發言吐語，最要緊的是養成這麼一種習慣：說自己的話，無所爲而有所爲。寫文藝無論好與不好，對於養成這種習慣總是有益的。

我們的看法像前面所說，所以「中學生」一向鼓勵讀者寫文藝，一向從多量的來稿中挑選比較好的作品刊載出來。有些投稿者並不想刊載，只要我們讀一讀他們的東西，給他們說一點意見，但是我們覺得他們的作品要得，也就刊載出來了。刊載出來的意思，照普通說，供大家觀摩，說切實一點，藉此滿足作者的希望。作者希望人家同意，接受，先得把作品公之於衆，刊載出來就是公之於衆。

這一冊是「中學生」的徵文選集。徵文題目還是去年暑期出的——實在不能稱爲題目，不過說請讀者投寄文藝稿罷了。因爲人手不多，看稿，選定，排校，延了四五個月，直到現在纔得出版。我們認爲這些是比較好的作品，現在就憑這小冊子公之於衆。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日，葉聖陶

目次

序

小說

掙扎.....	長 訥 (三)
賣青山的故事.....	唐德森 (一〇)
一個單純的靈魂.....	羊 南 (二三)
富屯溪的祕密.....	姚昌忠 (三二)
夫子學店的風波.....	正 音 (三七)

詩歌

我們的朋友，約翰·克利斯朵夫.....	翟 放 (四九)
出嫁.....	胡孝瓊 (五〇)
山村.....	張 昉 (五四)

張大爺瞧租.....刁均寧(五六)

病.....令航(六〇)

散文

「孩子使喚法」.....梁深(六五)

育幼院裏.....央廉(六八)

爸爸失了業.....友山(七六)

初見世面.....樊葵(八〇)

學校生活瑣記兩則.....唐景熾(九八)

督學.....陸寶章(一〇三)



劉峴刻

望兒未歸

小說

RW 337/13

掙扎

長 訥

爸爸說過，年頭兒不好，外面歹人多，晚上不許再出去串門子。在早先，媽聽了這話，早就發脾氣了：「就許你出門，半夜回來，讓人死守門；我哪一回回來晚過，我偏要出門，偏要串門子。」說着不等天黑就夾個錢包出去打牌了。後來漸漸的媽就不大出去了，爸爸也不出去，他們都相信晚上在小胡同裏走路會遇到歹人。爸爸的朋友有一回騎着自行車都讓人把車給搶走了，自己還受了傷；有一天媽早上到菜市買菜，也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手裏的點心被叫花子搶了，那老太太都嚇呆了。爸爸常跺着腳說世道變了。真的，我也覺得變了。古時候，據說路上丟了東西都沒有人拾，現在東西拿在自己手裏都會被別人搶去，這是什麼年頭兒呀！

可是世上好些事是不能如自己心願的，爸爸不讓媽晚上出去，他自己天不黑就出去了；媽聽了街坊的勸告，晚上也提個口袋出去，讓我看門，一直看到第二天太陽多高都還不回來。這是怎麼回事呀！爸爸不告訴我：「小孩子，不許多問閒事。」媽也不告訴我：「乖乖，好好聽着門，王奶奶陪着您，我明天帶窩頭給你。」王奶奶也不告訴我：「咱們一老一小受用點兒吧！」王奶奶是我們的房東，牙齒掉完了，一個兒子一個媳婦，晚上也是不在家呆的。

這件事讓我納悶了好多天，我真是個笨透了的孩子，一直到今天我纔明白。爸爸和媽媽不許我晚上出

去，說是年紀太小，不放心。我的老天爺，我到哪一天纔能長大起來幫爸爸媽媽的忙呢！

晚上，院子裏照舊只剩我和王奶奶兩人乘涼。王奶奶打個赤膊，搖着破芭蕉扇子，搖着搖着就靠在牆根睡着了。我把一塊牀板搬出來，放在地上，自己躺下去像昨天一樣的數星星，卻又忍不住想到可憐的爸爸和媽媽來。

爸爸近來越發瘦了。我記得去年夏天他穿起襯衫還挺精神，今年衣裳便寬了一圈，胸口肋骨一根根的，像拉開的扇子，纔三十歲的人，倒像有個四五十歲。他實在太可憐了，白天老遠的到國民小學去上課，晚上帶一大堆卷子在燈底下去看。從前東西便宜，爸爸每天還愛喝一點兒酒，漸漸地，家裏看不見大米了，看不見白麵了，小米麵、綠糕和棒子麵窩頭也不能每天有了；紅色的高粱麵，黑色的蕎麥麵，灰色的豆麵，雜麵以及土豆，豆餅，白薯乾，輪流的做我們的糧食。學校裏的「配給」一個月比一個月少，還得拿現錢去擠着買，過了期就領不到。爸爸從學校裏拿了薪水回來，總是哭喪着臉算給媽聽。媽呢，從前不定多美，現在也同對門那個老媽子差不多了，沒有一件像樣的衣裳，再加上黃瘦的臉色，怪不得有一回爸爸拿媽開玩笑，說她是黃臉婆子呢。

爸爸掙錢不夠養家，老是垂頭喪氣的。有時就拍着桌子罵自己：「媽的，沒出息，小學教員幹一輩子！」末了總追一句：「都是小鬼鬧的！」說到小鬼兩個字，又忍不住把舌頭伸一下。我懂得那是指小日本，我也懂得爸爸為什麼伸舌頭。李家二叔不是因為說話不小心纔被帶進憲兵隊打死的嗎？好傢伙，爸爸

哪有那個膽子！可是爸爸是有志氣的，他不肯替日本鬼子做事，也不肯拍那些沒志氣的中國人底馬屁，只知道靠自己的一雙手。有一天他高興的告訴媽：「我接洽好了，晚上替一個律師抄寫文件，多少可以貼補貼補。」媽也說，「不能盡累你，我也想辦法，昨天王大姐他姑太太答應替我找點活計，咱們苦幹他一個月試試！」於是在微弱的昏黃燈光下面，爸爸埋著頭寫，寫，寫個不歇；媽坐在爸爸身邊一針一針的縫衣服，她眼力本來不好，鼻尖同針眼差不多碰到一塊兒了。只有我沒事，自己覺得怪不好受，幹嗎盡讓爸爸媽媽掙錢養活我呢？有一次我趁着爸爸放下筆歇一會的時候便問他：「醒明兒我放學回來也做點什麼幫幫家裏吧！」爸爸笑了，笑裏面帶着眼淚，摸着我的腦袋說：「乖乖，你好好讀書，記住我們是吃誰的苦，長大了再替自己的國家做事不遲……」爸爸對我說話從來不大有這樣溫和的，我真想哭，媽也放下針說：「誰說自己的孩子不好，纔幾歲呀，怪得人疼的！」說着他同爸爸都笑了。

但是我怎麼能安下心呢！看爸爸媽媽累得那個樣子。早晨上學在路上看見許多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蹲在地上賣香煙，一盒煙可以賺七八分錢，我也有點動心了，但我沒有本錢，我不能同爸爸媽媽說，只好同一個要好的同學商議。他的家境比我好，每天家裏給他兩毛錢點心費，承他的情一天省一毛的省了一塊錢借給我，於是我天不亮就背着書包出來，哄着媽說學校提早要上早操，其實我到一家紙煙店去買香煙，雖然時候還早，可是店門口已經擠着四五十個人了。像一條龍一樣，背心貼着胸脯，一個一個輪流從店裏面買着煙出來，這種排隊買東西的規矩叫做「一列勵行」，中國本來是沒有的。我擠了好一會，好不容易輪到我了，我剛一跨進店門，店裏一個夥計便把我一推，說：「去，去，小孩子不賣！」幹嗎不賣呀！」

我說。另一夥計一臉的好笑問我：「你會抽煙麼？」其實那些買煙的人，個個都是連一件整褂子都沒有，哪兒有閒錢買煙抽，誰不是花本錢買了再賣呢？我爲了急於要買到手，不能那樣說他，只好說着說：「勞駕，我只要兩盒，替我爸爸買的。」想不到我一身破衣卻幫了我的忙，櫃裏裏面一個人說：「得啦，是個小學生，賣兩盒給他吧！」一面又對我說：「下回讓你家大人來買，記住啊！」我拿了兩盒煙，飛跑到學校，幸好沒有遲到，下午放學後，跑到熱鬧的馬路口，很容易的便賣掉了，賺了一毛四分錢，自己很高興。可是店裏不賣給小孩子，怎麼辦呢？

可巧遇見一個同學，他告訴我，丁字街有一家日本紙煙店不很擠，什麼人都賣。第二天我便找到那家鋪子，只開一個小窗洞賣煙，人照樣的多，差不多全是女人和孩子。我看見一個女人帶四個孩子，小的纔剛會走，他們一共買了五份，買完了他們便蹲到一塊兒數剩下來的錢。輪到我買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女人又排在我的後面了。

這樣我繼續了四五天，也居然積蓄了兩塊多錢。我打算起碼聚十塊錢纔告訴媽，所以每天把賺的錢都交給一個同學收着。

後來市上買配給煙又改了規矩，必需有空壳纜賣，這個同學幫我不少忙，他把他爸爸抽煙的空煙盒收着給我，這樣，不到一星期，差不多聚了六七塊錢了。

可是因爲這樣，我不得不早出晚回，媽倒沒在意，爸爸可罵了我一頓，說我太貪玩，不歸家。我想我不能再瞞住家裏了。第二天我便把我所有的錢帶回來，正好配給麵的通知下來了，爸爸錢不夠，同媽在着

急，我就把錢交給媽，并略略告訴這幾天的經過。媽的眼淚都淌下來了。爸問明白了之後，突然大發脾氣，把桌子一拍，說：「混帳東西，照實說這些錢是哪兒來的，偷誰的，小少年紀不學正道，將來不要成土匪嗎？」爸爸氣得渾身發抖，一定要打我，媽趕忙攔住，我禁不住哭了。我說：「爸爸，你如不信，可以問謝老師去。」「怎麼，老師叫你賣香煙？」「不是，有一次謝老師在路上看見我，起先他也像爸爸一樣說我一頓，我告訴他，爸爸和媽一天累到晚，掙的錢不夠養家，我纔瞞住家裏來的。」

爸爸臉色和婉了一點，但仍很嚴厲的說：「你可不許說謊，唉……」他又轉過臉對媽說：「唉，這也是年頭兒趕的，要說我們家的孩子賣香煙，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啊！」

「其實做生意也是高尚的職業，」媽苦笑着安慰爸爸。「我倒沒想到賣香煙有這麼大的利，明天我也去賣煙吧！」

我沒等爸爸答話，便搶着說：「媽，你不成，你受不了，要擠好半天呢！」我是一句正經話，不想爸聽了倒笑了。

媽拿出戶口單圖章，把錢預備好，便對爸爸說：「勞駕你去一趟吧，我還有一件大褂趕着要縫好送給人家。」爸爸點點頭便拿起麵口袋走了。

配給麵粉只够我們吃五六天，我們不得不添購糧食，因為沒有多的錢，每次只好買兩三斤。糧食一天一天的漲，我們的食量似乎也一天大似一天。說實話，我們沒有一天痛快的吃飽過。有一天爸爸從外面回來，神氣很愉快，一進門便找媽，告訴她：「聽來一個好消息，糧食要定官價了，雜合麵不到一塊錢一斤

呢！」媽停了停針，很不屑的說：「別聽報紙上胡扯吧！」「不，」爸爸很興奮，「有事實可證明，小米落到二元了。」「但願是事實吧！」媽帶理不理的。「那麼，我預算一下我的收入，咱們以後每星期吃一頓白麵吧！」爸爸很樂觀，他一向是誠實待人，所以他相信消息是真的。

媽擗一擗眼微笑說：「你少做夢吧！」停了一會又說：「看你一天到晚寫，能賺幾個錢，還不如你兒子，做了八天小販卻賺了六塊大洋！」

這話使爸爸有點憤怒，真的，爸爸晚上替人家寫個不歇，並不見他得了多少報酬，自己卻累得要命。媽曾勸他改個方針，寫寫稿子投到報館裏去，但爸爸知道得更清楚，他說：「這個年頭寫稿子更不是人幹的，筆墨紙張，哪一樣不要下本錢。而且還得句句留神，差一點兒也許腦袋便不在家，誰願意賣良心拿那幾個黑錢！你聽着，我寧可餓一輩子，也不能捧自己的……」說到這兒，輕下聲來：「敵人！」

媽忙站起來倒杯水給爸爸，笑着說：「幹嗎發這麼大脾氣，我沒有得罪你呀！」我也忍不住笑了，爸爸卻又拿起筆來。

端節到了，出乎意外，小米麵落到一元三角，聽說奸商們因怕訂官價，所以自動先落價。爸爸很高興說：「瞧着吧，明天還得跌！」

「阿彌陀佛！」王奶奶念了一聲佛，「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做夢也沒想到雜合麵會賣兩塊多，五十多吊呢！再要漲價，真是沒有天了。」

「別着急！」母親插嘴說，「沒吃的日子在後面呢！」

不幸母親的話竟說中了。過節後，糧價非但不見再落，而且漸漸又大起來了。爸爸空喜歡一場，趕忙向朋友借了十塊錢，打算買一點糧食，誰知糧店家家都是空的，據說是賣完了，讓第二天來。第二天去買，依然沒有，聽爸爸說這叫做「囤積」，我真不明白商人是安的什麼心！

過了幾天，報上登出消息，限定每人每天買五斤雜糧，各糧店都有出售。我們都覺得可以放心了，誰知根本沒有那回事，倒是每家日本商店門口有許多日本主婦背着孩子在那兒「一列跣行」，她們一包包領的是白米，非常之白的白米。「媽的，小鬼子，總有一天我們到日本去報仇。」我忍不住要學着罵人了。

下午聽一個街坊說，明天一早某處有配給麵賣，於是第二天不亮，我同爸爸一陣帶着戶口單走了去，遠極了，一路遇見許多拿着麵口袋的人，都是去買麵的。到了那兒，好傢伙，出會也沒有這樣熱鬧，真是人山人海，秩序卻很好。男的一隊女的一隊，這兩隊人在店門口排有好幾丈長，而糧店還沒有開門，大家只好一邊擠一邊等，一個個背心貼着胸口，女的那一隊常常有拌嘴的，有的人來晚了，想插進隊中間，便有許多人嚷：「喂，漂亮點，別加當兒！」可是巡警卻有特權，他們不排隊，不等，隨到隨買，鋪子還未開門，他們敞開門。我真有點恨我爸，恨他爲什麼不當巡警！

我們等着等着，一個個的挨次買，快要挨到我們了，麵卻賣完了。巡警揮着鞭子轟人，一個老奶奶哭得頂慘：「我五點鐘就來了。」旁邊一個年輕女人說：「五點？我兩點鐘就來了。」我看了真想哭。

幾天過去，我們一回也未買上。我又想起賣香煙的事了，仍然找那個同學幫我的忙，借給我本錢，到

一家日本煙店去買煙。隔壁一家中國糧店門口兩旁地下鋪了有幾十張破席破報紙，一個挨一個的坐了許多人，那都是等候明天搶先買配給麵的。爲了買幾斤粗糧，就得露宿一夜，要照老師說的話，那真是太浪費時間了。

我的煙未買着，天快黑了，打算回家。一輛三輪車飛快從我身旁過去，我一點沒認錯，那個斜披著號衣歪帶着帽子蹬三輪車的正是我爸爸！可是他沒有看見我，我到家也沒敢告訴媽，媽知道一定要傷心的。

如今我倒明白了，不論晚上胡同裏歹人怎樣多，爸爸總是要出去的，媽也是不在家的。他們一個在馬路中心奔跑，一個在馬路旁邊呆坐着等天亮；只把我放在家裏看門。我想起王奶奶的話：「咱們一老一小受用點兒吧！」我心裏感覺說不出的慚愧和憤恨！

賣青山的故事

唐德森

一

是張家場趕集的日子，大清早便有人從鄉下來了。

街面上鬧烘烘地，場口站滿了提雞蛋來賣的老婆婆；興隆街的街沿上照例擺起了賣各色雜貨、農具和草鞋的地攤。空壩裏也擠滿了看手相、算八字、賣打藥、押紅寶……的攤子。

張海山提了個大竹籃，放了些雞蛋、線子之類的雜物，換了件藍布衫，便夥同鄰人來趕場。六月天，太陽又大，離場又遠，到得場上，額上早冒出汗珠來。

興隆茶館裏坐滿了趕集的鄉人，有上場買農具的，有到此賣點東西換錢用的，有找人辦事的，也有照例每場必到的趕耍場的人，大家各據着茶桌談天。興隆茶館在張家場算得最大、最熱鬧，所以生意就比別家賣得開些，就是閒天（不趕集的日子）也要賣百十碗茶。

張海山把提來的東西賣了一點，就踏進了興隆茶館。他向四周巡視了一會，纔在角落裏的一張茶桌上找到了鄰居劉老頭，那邊空着一張竹椅；張海山走過去招呼他，他便立刻站起來叫堂倌拿茶，一面給張海山移竹椅，張海山連說「不敢當」。

「這樣大的太陽，你老人家倒有閒心跑來趕場玩啦！」

「哪個有閒心丟了活路來趕閒場啊！……」劉老頭用他的長竹煙管敲着椅腳說。

「那你又有啥事呀？」

「啥事？借不是爲囉手頭緊，莫得辦法得了，纔想找個把熟人賣「青山」〔註一〕……」劉老頭搖了搖頭，愁眉苦眼地歎息說。

張海山知道他有幾塊蔗田，和自己的境況差不多；今年大家的運氣都不算好，大雪壓壞了小春，一場洪水又淹壞了稻田，地主們又鬧着要加租，鄉公所派出來的苛捐雜稅又多，家裏還有妻室兒女要吃飯……於是村裏的佃農們種有甘蔗的便動手賣「青山」；其實自己辛苦栽種出來的莊稼，哪個願意賣這種低價。

「嘿，你不要說要賣『青山』的話，我也逼着要賣啦！」張海山感歎地說。

「這年頭是活不下去啦！啥子東西都在漲，城頭又在搶米囉。鄉公所派下來的捐稅又緊，借聽說又要拉了打啥子共匪哩！唉，劫數！劫數！……我活了這大年紀，借是頭次遇到這種日子，就是『反正』那年也沒有這樣凶。……就說『青山』吧，想賣又捨不得丟手，一把汗一把眼淚經營大的東西，看到都快砍死了，哪個肯賣啊？吃虧借是小事；要不賣吧，手邊又緊，借欠了鄉公所上月派下來的那個啥子鬼款子沒有繳哩！……唉，年辰變了，劫數！劫數！」劉老頭歎息着，再搖擺着頭說。

「說不得啦！你要想領糖房的『長項錢』（註二），就得讓人家糖房老板和跑『二排』（註三）的去『檢』點『位子』（註四）呀！反正這年頭只有窮人纔該背時撐不起腰嘛！……」

「老實話，我借忘了問你一句，你哪時上城去找買主呀？糖房老板們都住在城頭得。」

「就等明天吧！」張海山呷了口茶說。隨即又扯過話頭來問劉老頭：「今年的『青山』賣得起多大的價？」

「前一場（指上次趕集的日子）後山坡的胡二興賣給周家『漏棚』的（註五），是作一百二十萬的價，這點錢哪裏够！人工、繳給（註六）、肥料、捐稅、地租……」劉老頭生氣的說。

張海山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站起來用手撐着桌沿，劉老頭見他打算走了，也站起身來問他：「你不坐了嗎？是不是有事借沒有辦嘛？快散場了。」

「我想回去了，今天我借是丟了活路來的……」張海山說完，向劉老頭點了點頭，轉身便走。

「好，我們一路走……」劉老頭忙拾起了桌上的長煙管，跟了出去。

二

第二天下午，張海山提了二十個雞蛋上城裏謝二爺家去。謝二爺是開着雙間店面大糖食鋪的糖房老板。

+

「我說，張海山，你算一下嘛！這個價錢哪裏會虧你；老老客客的，哪個借會跟你少算？老實說，調個人來我借不答應他哩！」謝二老板，吹燃了紙捻，他抱着水煙筒，斜靠在大圈椅裏；旁邊呆坐着二老板太太。

「二老板，求求您老人家高擡貴手，做做好事，再把作價『高陞』些（註七）……」張海山坐在小竹凳上，顫抖着嘴唇說，臉上顯出一副求人憐憫的可憐相。

「借要高陞些？你怕這場生意我檢得到好多位子，你去問問看，這個年辰的子金要放十二三分，還要加人工纔熬得出糖來啦！借加不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糖稅？又打不打兩個賺項？……嘿，張海山，你跟我算嘛！……」謝二老板吹熄了紙捻，用報流水賬的腔調喊出來。看樣子，似乎還帶有質問的口吻。

「哎呀！二老板，說……說不來的事哩！今年年辰不好，小春給場大雪壓壞了，穀子看着要打得囉，又遇他媽漲大水；屋頭借有幾個人要吃飯，東西又貴……二……二老板的作價纔一百一十萬，比起上一場胡

二興賣給周家漏棚的，都借欠十萬元……」張海山裝出很不自然的笑臉，向二老板訴苦，一邊竭力在二老板面前打恭作揖，求哀憐。起初二老板還裝着同情，後來因聽說比胡二興都借欠十萬元，就感到頭痛了；於是把臉一沈，放下水煙筒說：

「你又咱個（註八）不賣跟他！……乾脆一點，就是這個價，聽清楚！願賣今天就拿現錢，等糖房「開搞」（註九）時再來砍甘蔗；不願賣就算囉！別再嘍哩咕嚕了，……」二老板知道張海山從張家場特地跑進城來，一定是急着要錢用，因此把價錢拿穩了：一點也不讓步，又假惺惺的提醒張海山說：

「張海山，你想想看，大熱天跑進城來爲啥子？你借跟我搬價錢，……老實說，這個價都是看成你啦！」聽了二老板這兩句話，張海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汗珠也開始由額角滾下來，聲音由顫抖變成

了嗚咽……

「二老板，您老人家就做好事吧！要看成我就看成到底，……就是胡二興那個價，也沒人甘心賣。不過，……不過二老板恩典恩典，就把我們帶過去了。拿「青山」來說，我土頭的貨色，您二老板是曉得的，比人家的要多熬二成糖，到「開搞」那天，怕不賣個兩百萬……」

「兩百萬？好價錢！你不賣我會買別人的。……那你就留着賣兩百萬好了！哈哈，簡直是笑話！誰希罕你的貨色。」二老板冷冷地說。

「啊！……」張海山似乎絕望了。他被人推進痛苦的深淵裏，本就焦黃瘦削的臉，完全變得慘白了；眼睛失神地盯着二老板，裏面有淚光在滾動。他手脚顫抖了，嘴唇一動一動地，像要再訴說些什麼，汗珠

更大顆大顆的滴下來。終於他用最大的勇氣吐出一句話，「像胡二與那個價都不行麼？」他把最後的希望全寄託在這句話上。

「不行！」二老板斬釘截鐵的說。

最後的希望也泡沫般的幻滅了；張海山像被判了死刑一樣恐怖，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樣子好不好？張海山……」悶在一旁的二太太突然說。她拿眼睛偷瞧着二老板，「就算加你五萬吧！丟得手了嘛！」張海山聽說，立刻把哀告的話頭轉向了二太太，求她在二老板面前代他要情，二太太卻並不喜歡再聽他那一套，便嚷着說：

「算了，哪個高興儘聽你那些牢騷話；加你五萬借是我的意思，再要東拉西扯的搬價錢，我可不管拉！……」張海山忙向二太太打恭作揖陪笑臉說：

「二太太，您老人家僭犯得着生我們的氣嗎？二太太說加五萬，就算數吧！二老板，您老又咱個說，生意是不是算「成交」了？……」

「成交？我沒有答應呀，不算事！」二老板仍冷冷地說。

「又來啦！」二太太好沒氣的說，「給你講成了生意，你僭做七做八的……」

二老板見「作價」也很合意，便做好做歹答應了下來，立刻叫張海山到賬房去寫賣「青山」的字據。二太太抽身回房裏去拿錢。

賣「青山」的字據寫好了，二老板看了又看，一會說手印沒打顯，一會又說忘了寫年月日，鬧了半

天，張海山纔把那捲嶄新的萬元大鈔接過手來，顫抖着指頭數清楚了，揣在內衣包裹，站起身來拍拍衣上的灰，就打算走了。

「吃了夜飯走吧！……」二太太檢好了紙筆纔說。張海山這時纔覺着天已快黑了，便推說有事，忙着要回去，他對二太太說：

「謝囉！二太太，天快黑了，借有這樣遠的路；二天再來打擾您……」說完又向二老板和二太太點了下頭稱謝，纔跨出了大門，臉上浮起了一絲苦笑。

三

夜悄悄地降在原野上，天空只有稀疏的幾顆星星。

由城裏到張家場，一路上都是密密的蔗林，甘蔗葉子從路旁伸出來，幾乎罩蔽了回村的石板路；夜風吹進了蔗林，乾葉發出沙沙的響聲。

張海山用手護着衣袋，默默移動着步子。穿過那一帶蔗田，撲面吹過來令人窒息的山風，使他打着寒噤；本來只要兩個多鐘頭就可以走到的，現在因為天黑，竟走了三點鐘光景，纔攏場口。張海山望着村口哨棚上掛起的路燈，纔深深地喘過一口氣來。

「喂，啥人？」鄉公所巡夜的團丁在哨棚上發覺了他，忙托着槍迎上來吆喝着。

「咳，……本鄉的，張……張海山，」他立定了，顫抖着聲音說。

「誰呀？張海山？哪一保的！」團丁似乎不認識他，便換出電筒來射他的面孔。

「第二保，」張海山說，一面避開了強烈的電光。另一個偵夜團丁也聽到了聲音趕過來，挺着馬槍問：

「啥子事？出了啥事？」

「這個走夜路的……」

「檢查沒有？」

「借沒有。」一個團丁伸手抓住他的衣領，用槍口逼過來，抵住張海山躍動的胸部；另一個便要搜查他身上。

「先生，沒得啥子！……都是本鄉場幾個人。」張海山想到內衣裏的錢，便嚇得呼喊起來；那團丁給了他兩個清脆的耳光。

「放屁！老子不懂你那套……手舉起來，檢查！」

兩隻驚惶顫抖的手臂，在槍刺的脅迫下，無力地舉起來。

「嘿，看你不出！你身上借有這玩意兒……」團丁在他內衣裏搜出了那一大捲萬元大鈔，在手心裏任意翻了一下之後，立刻塞進了自己的褲包裹。張海山伸出抖動的手，想把鈔票奪回來；抵在胸口的槍止住了他。

「先生吶，做做好事吧！那是我賣『青山』的錢……」聲音像哀懇，像行乞，他在暴力下屈服的顫抖。

「好事？老子做不了這麼多！走，到鄉公所去說……」

「先生，行行善喇！……」

「不行，不行，到鄉公所去說！」

三個黑影在黑夜裏走動了。

四

聽說抓了人到鄉公所來了，鄉長慌張地從牌桌上抓起自己的現款就跑；連剛纔到底是誰「和」了牌也不問。

「媽的×！你叫啥名字？」鄉長一看張海山就生氣，拍着辦公室的桌子問。

「我，我叫張海山，第二保的……」張海山望了鄉長一眼，趕快埋下頭來答話。

「第二保的……老周，到王三爺屋裏去把黃保長找來！」鄉長聽說是第二保，便想到剛纔王三爺家牌桌上輸給他二十萬元的第二保黃保長，所以立刻命聽差老周去找來。

「鄉長，求求你作好事，我那點錢是賣『青山』的。」老周一走，張海山心裏便着急了；連忙向鄉長聲明這筆鉅款的來路，希望鄉長把錢退給他。

「莫忙！先問了黃保長再說，」鄉長很怕煩似的切斷他的話頭。

黃保長揩着汗珠趕來了。

「這東西在戒嚴時纔換回場來，還帶着一捲『來路不明』的現鈔；他說是你第二保的人，你認得嗎？」鄉長氣憤憤地說，但嘴角上卻掩不住那一絲得意的微笑；那一百多萬「來路不明」的現款，現在正靜躺在他辦公桌上。

「報告鄉長，我認得他！他是我那保的住戶，姓張，張海山……」黃保長瞟了張海山一眼說。

「唔……」鄉長點了下頭，算是回答。

「黃保長，您替我求情吧！那筆款子確實是我賣『青山』的，你該曉得我手頭種了幾塊蔗土嘛！」張海山用求援的眼光盯住黃保長，心想本保的保長總不會爲難他的。

「黃保長，我問你：張海山名下借欠有什麼未繳的款子沒有？」鄉長說着，向黃保長遞了個眼色示意，黃保長見鄉長在擠眉弄眼，知道有「花頭」，便回答說：

「有的。張海山欠的款子多着啦！上月份的出征壯丁安家費五萬、蔗苗捐二十萬、過境軍隊招待費三萬元、罰款三萬元、愛國捐五萬、團丁值夜費二萬、本月份應繳各稅捐共三十五萬、認捐費三萬、村路培修費二萬……連同前次欠的軍糧兩斗，一共差不多一百萬左右哩！」

「那就在這項錢上扣！」鄉長厲聲說。張海山氣得發抖，在保長面前爭辯說：

「黃保長，養兒養女往上長啊（註十）！我哪天欠你這麼多款子沒繳清？每次派款子你都沒有收條，名目又多，款子又重，一個月要出幾次月捐，記也記不清楚……黃保長，你說說呀！哪裏來的這筆賬！？」

張海山越說越氣，抖動着蒼白的嘴唇，握緊了憤怒的拳頭，像想跳過去把黃保長抓住打一個痛快似的。

「我登記好了的，不會錯！」黃保長敷衍地說。

「張海山，我跟你說！走夜路私帶大批現鈔，你便有嫌疑了，況且又是場上戒嚴，不「理麻」（註十一）你的錢就是好的了！欠鄉公所的款子，早就該繳清！你今天有款子，當然該扣！」鄉長一本正經說。

「咱個？鄉公所就不講理囉！」張海山忍耐到了最大限度，終於炸開了。

「哪個不講理！」黃保長虎起眼睛問他。

「哪個？借會有哪個！……哼，要刮錢就是派款，今天這種捐，明天那樣稅，要錢就要錢，大家「明砍」（註十二）！」張海山冷冷地說。

「放屁！你敢說鄉公所浮派款子！……真是在討打！「明砍」，我肯信你到縣府去告我一狀！」鄉長一肚子的氣，給張海山「刮錢」的話引燃，便又拍桌子打板凳的吼起來，想把對方壓制下去。張海山卻不肯再讓下去，帶着諷刺說：

「可惜我又沒有那樣大面子！」

「來，把這搗亂分子給我抓去關起！媽的×，這種東西簡直是……」兩個團丁就不由他分辯，立刻用槍托把他押走。

黃保長望着寫字檯上那捲誘人的鈔票；鄉長在沈寂的油燈下打出了第一個哈哈，他笑了！黃保長也笑了。

五

第二天，縣府一個跑「公文」的公差送了一束徵兵文件到鄉公所來，文件上有紅筆批着「速辦」的字樣。第二保該出壯丁一名。照鄉長的意思：張海山既然和鄉公所作對，就乾脆把他補上第二保的名額，這一來那筆款子也不會再出亂子。

下午在王三爺的家裏，鄉長又和黃保長在牌桌上碰了頭；鄉長便把自己的主張悄悄告訴了黃保長，徵求他的意見。黃保長當然也就很樂意的答應了。

傍晚，鄉公所派出了一隊團丁押解張海山進城檢驗；鄉長寫了封私函，給新兵檢驗所所長；不管檢驗是否合格，都要請他把人收下。被扣下的那項款子，除開獎勵兩個值夜團丁外，便由黃保長與鄉長作三七分賬。

解押張海山的行列走到場口，便碰到鄰居劉老頭。張海山心裏有說不盡的冤屈，可是他只用很少的幾句話訴說自己不幸的遭遇。同時求劉老頭回家帶個口信給他妻子，話還沒說完，淚水便由眼眶裏滾了出來。團丁又逼着拉開了。劉老頭習慣地搖了下頭，呆立在路旁，目送那羣人的背影。

「哎呀！張大嫂，你家海山給鄉長抓去補了壯丁，剛纔押進城去了。」劉老頭一口氣跑回張海山家裏，向他妻子訴說剛纔的相遇情形。

「啥子？拉去當了拉！……咱個拉去的？」張大嫂摸不着頭緒，只從劉老頭驚惶失措的態度，推測出所發生事件的不幸。

「說起來話長，不過你家海山又沒有說得清楚，他昨天由城裏頭回場，給巡夜的擋進了鄉公所，鄉長把他賣『青山』的錢吞了，不曉得又咱個把他送了壯丁！」

「啊！……」張大嫂怔了一會，連忙又問：

「人呢？」

「送走囉！……」

張大嫂感到一陣頭暈，突然她回身跑進廚房，順手抓了一把菜刀，便衝出門去，大聲嚷着說：

「好，我去跟鄉長拚了！」說完，便沿着屋前田野間的小徑跑去。

「轉來呀！張大嫂，去不得哇！……」劉老頭着慌了，他倉皇地趕了出來，跟在後面狂叫。

「你瘋啦！」

張大嫂似乎沒有聽見，一直往前跑着，轉瞬間即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原野靜靜地，只有劉老頭淒涼的喊聲迴盪在田野裏。

……

↓

昏暗的天邊，閃動着刺眼的電光，在那閃光後面，正隱伏着一個沈鬱的蟄雷；黑壓壓的雲層，將會

變出一場急雨來洗淨大地上的陰霾。

〔註一〕「青山」——四川產糖區，在資陽內江一帶，本文背景是那裏的農村。每年蔗苗快成熟的時候，急需錢用的蔗農們便忍痛把蔗苗賣去，成熟後由買主砍走，就叫做「賣青山」，「賣青山」的價很低，往往只值蔗價的三分之二或者二分之一。

〔註二〕「長項錢」——即賣「青山」所得的款子。

〔註三〕「二排」——糖房管事。

〔註四〕「檢位子」——占便宜。

〔註五〕「漏棚」——製糖的廠房，糖房。

〔註六〕「繳給」——指給工人吃的「伙食」。

〔註七〕「高陞」——「加一點」的意思。

〔註八〕「咱個」——怎麼。

〔註九〕「開搗」——糖房動工稱「開搗」。

〔註十〕「養兒養女往上長」——是一句咒罵人的話，其意爲：希望兒女長成，就莫作昧良心事。

〔註十一〕「理麻」——追究。

〔註十二〕「明砍」——即「有事明作，有話明說」的意思。

一個單純的靈魂

羊南

爲了籌措蘇大貴學費的問題，蘇大貴父母鬧翻了天。鬧的原因簡單之至，只爲了一個窮字。他父親

說，不吃飯也得讓大貴上學；他母親流着眼淚說，這日子她沒法過，房租交不上，不能把當皮襖的錢供養兒子念豬狗繯。最後，這中年婦人到底打不過她丈夫的釐，默默無言的看蘇大貴拿走了錢。

蘇大貴纔十三四歲，他看到他媽淌眼淚非常傷心，他爸爸叫了他好幾次，他纔走到媽面前去。他從媽手裏接過了那二十塊錢，他也忍不住流了一臉的淚。

他爸爸顫着聲音囑咐他：「我們上學不容易。好孩子，你是清楚人，應該明白。要好好用功，爭口氣，爸爸快老了，你還有兩個弟弟。千萬別貪玩，爲你弟弟做個榜樣……」他爸爸說到這裏，嘴裏像被人塞了塊棉花似的，說不下去。

蘇大貴一一答應了，他爸爸看看鐘，問他：「還不該走嗎？已經一點半了，我也該上班了。唉，爲兒女做牛馬。」他在一個機關裏做錄事，拿的錢不够一家五口人吃飯。

蘇大貴有氣無力地走出去了，說不出是什麼緣故，他忽然討厭起學校來了。他是在一個私立中學讀書的。爲了營養不足，在投考省立中學時，檢驗體格受到極大的譏笑：「不行，不行，你哪裏像十二歲的人，體重身長都不合格呀，又有心臟病。」「先生，先生，」他還記得他懇過情。「可是我的功課都及格，而且考前十名，前十名……」然而結果仍是：「不行，不行。」他還記得當時怎麼狼狽的回家，他爸爸又怎麼同一切人擗槓，讓他上私立。

「我受過沒上學的虧呀，」他爸爸向一切人講，「到末了落個錄事，書記！每天在抄些莫明其妙的東西，我不甞再讓我的孩子寫一輩子，他有才氣，他聰明，他將來會有出息的，我任憑挨餓也得讓他上學。」

於是他重新記起來頭一學期繳學費的情形了，他那幼小心靈中深深印着這樣的印象：當他把那私立學校應繳的學費數目告訴他父母聽時，那對老夫妻怎樣吃驚。當時是十五塊錢，可是他爸爸的薪水只有二十塊。他爸爸稍稍遲疑了一下，神經質的叫了：「我們賣東西！戰前我們還有些積蓄。」他還記得當時他媽媽怎樣哭喊，怎樣詛咒他：說他把她所有的陪嫁都斷送在裏面了，他還記得當時他一個弟弟偏巧生病，發燒，嘔吐，他媽媽向他爭奪那寶箱子的錢治他弟弟的病，他爸爸怎樣同媽媽吵罵，怎樣同弟弟另想辦法（另賣東西），他爸爸後來又怎樣拉着他的手，讓他跪在祖宗牌位面前發誓，讓他賭咒：用功……

一輛汽車從他面前行駛過去，「啾」的一聲打斷了他的思索，他連忙躲開。望望太陽，太陽正照在他的頭上；摸摸前額，一手汗，汗流了下來，經過眼睛，與淚水匯合一起流到嘴裏。呀，那味道好苦好酸好澀。他儘用破手帕揩擦，儘讓嘴不管這種味道，可是一點也沒有效果，他越是揩擦，汗流得越快。他不知道怎樣好了，過分的痛苦，他的心癱癱了，他突然想到了自殺。有很多人說他可怕，說他早熟得可怕，說他那樣小的年紀不該明白人情世故，說他那樣小的年紀不該把天真之心泯沒了。然而，上天給蘇大貴怎樣的一個環境啊，等到他稍稍懂事的時候，貧困，苦難，打罵便接踵而至了，他怎麼能把人間看做樂園？

現在，他開始走到熱鬧街上了，季節正是夏天，許多賣瓜的像故意和他開玩笑一樣，在他面前大聲吆喝着，他那瘦弱的手緊握着口袋中僅有的二十塊錢，不敢擡一次頭。他的口很渴，鼻子尖端上又出了很多很多的汗珠，他衣服整件溼透了，兩腿黏膩膩的向前移動。心緒紊亂像螞蟻爬在熱鍋上，肩頭沈重像挑着

一擔水，他打算找個地方歇一歇，有些事情，他也還要思索思索。

他剛剛找了個陰涼的大店鋪門前坐下來，聽到有人叫他。扭過頭去，他看見了同班同學劉壽春。那也是個矮小的人，胖胖的臉，有名的善言將軍。家裏的富足情形使蘇大貴羨慕。

「幹麼那樣不高興啊？」劉壽春說，他們現在坐在一起了，蘇大貴比說話的人低半個頭。「噫，甚麼，你在害眼病？看你的眼睛好怕人哇，全是紅的！你這些時爲什麼不來找我？」

「今天天氣很熱，你明白我有多難受。」

「難受，難受什麼呢？小心，旁邊有塊西瓜皮。我們爲什麼不快樂快樂？大前天我得了一次彩。」

「我現在是去繳學費的。爸爸把他的皮襖當了。他有癆病，他每天每天伏在案頭上抄寫，多麼可怕呀，夜裏我常常聽見他咳嗽。」

「又發神經了不是？幹麼向我哭窮呀，往左邊坐點，人家要經過我們這裏走路，唉，唉，你想到那些事情做什麼呢？大前天得的那次彩真是巧極了哇，我就忽然買起了三十二號。」

「我也會想到爸爸的退休問題，」蘇大貴仍一股勁的訴說他的家常，像是對他自己說一樣，聲音很低。「可是他怎麼能休息？除非我找着事情做。可是每次投考書記的機會我都沒有放過，到末了，仍是找不着，別人嫌我的年紀太小。」

劉壽春氣惱了，他站起身來大聲嚷道：「幹麼說洩氣話？我受不了哇。大前天我雖得了彩，然而昨天我又輸掉八九張戲票。」

「我該怎樣讓我家裏過得好一些呢？我拚命用功，想替家裏省筆學費，可是我考不了第一，第一永遠是花素芳，有人就說學校優待好學生的辦法有弊。」

「別發神經了，好不好？」劉壽春又坐下來了，他沒有走。「今天的戲是『戰宛城』，你該幫幫忙囉，你算算應該是幾號得彩？」

「我不能讓我家就這樣窮下去，」蘇大貴像似根本沒聽見劉壽春的話。「我不能讓爸爸抄寫一輩子。媽媽常常鬧着麵缸裏沒有麵了，我必須想點辦法。」

劉壽春第二次站起來了。

「我的祖宗，」他叫，「你能不能安靜下來呀，你要不跟我算得彩號碼我就走，沒有關係。」說着說着，他拍了拍屁股上的泥灰。

蘇大貴這時纔弄明白他同學講的話。他的手忽然顫抖起來，很不自然的摸摸口袋中的二十塊錢。然後站起身抓着那位並未擡腿的劉壽春。蘇大貴懂得戲票的得彩方法。以前，他得到過不少次彩。現在，當劉壽春又把請求他計算今天得彩號碼的話重複講了一遍，蘇大貴開始皺眉思索了。——那種賭博方法有介紹一下的必要：這是這城市裏最大戲院裏一種吸引觀眾的辦法。戲院老板將所有戲票都劃上號碼，號碼由一到四。看戲的人買票時由各人自己揀選號碼，散戲時如發現戲臺上所揭曉的得彩號碼，與他所購買的戲票號碼相同，他可以憑票領到些錢財。戲票買一塊錢一張，他能領到二十塊錢。這跟押寶差不多，完全靠偶然的機會，也可說是各人自己的運氣，糊塗人纔說其中有巧妙處，有可以讓人推算處。蘇大貴玩過這玩

藝。貧窮磨鍊了他，使他在十三四歲的年紀裏懂得很多孩子不該懂得的事情。他常常跟着富有的同學們到戲院去，自然，他是沾別人的光。他的數學很好，帶領他看戲的人往往昏着頭讓他計算能够得彩的號碼。他們得到過三四次，他也從中分到手一些錢。

「怎麼樣啊？」現在，劉壽春又叫起來了，他等得很不耐煩。「究竟幾號得彩呢？」

「我不知道上一場的得彩號碼，怎麼計算呢？」

「那你剛纔在想什麼，想了大半天。」

他這詢問等於白說。蘇大貴是在思索他應否去賭博一次。有誰懂得在殘酷生活中活着的人的心理嗎？在充滿了彷徨憂鬱苦悶之中，一條極危險的路，一線極不可望的光明他也想去走，他也會信任。蘇大貴考慮他那可怕處境中的幾個問題，那二十塊錢的來源深，深傷了他的心。當舖他去過，他很明白拿件東西往那場所換來的錢多麼可恥，也多麼可怕。進了當舖的東西很不容易再回來，他很爲那件皮襖悲哀。皮襖是爸爸的，到了冬天，爸爸怎麼辦？他感到孤獨，心裏紊亂得像未理過的麻，他那隻換着錢的手，感到一種疼痛。他摸着的是不是鈔票，是皮襖，是他爸爸的皮襖。他心裏有兩種念頭：一種是驅使他去賭博，賭博能贏出學費贖出皮襖；一種是回家，不上學，不用爸爸的皮襖上學！

「你這人就有點奇怪呀，」劉壽春在他旁邊叫起來了。「幹麼半天半天不說一句話？我得罪了你？」

「今天天氣很熱。」

「看，看，李淑湘在前邊哪，我們趕過去。」

兩個人加緊脚步，趕上前去，哪知是看錯了人。又經過很多街道，他們纔走到那座大戲院門前。當時已經是兩點十分了，裏邊鑼鼓喧天，大概是壓軸戲前面的一齣武戲。正是買戲票的好時候，因為這時候可以見機而作，可以看看哪些號碼被人包了滿貫。

售票處內燈光輝煌，白天點燈完全是派頭。左右兩側貼着上兩次得彩號碼，一個是十五號，一個是二十一。二十七號被人包了滿貫，九號差十張也就有滿貫的資格。蘇大貴皺着眉頭算算，他明白了包滿貫者用意，十五加六是二十一，二十一加六是二十七，他這樣算，這算法太簡單，然而也未必落空，他想他該怎麼辦，戲目「戰宛城」的戰字雖有個單字在旁邊，可是戈字跨在那裏，誰說他沒有出雙號的可能。……總之，他思索了很久，最後他很有把握的買了五張九號，兩張十九號，他讓劉壽春買了五張九號，五張十九號。他化費七塊錢，像挖去了身上一塊肉，可是由經驗他保證九號或十九號一定得彩。

坐在戲院中的椅子上，蘇大貴心裏紊亂到無以復加。後悔緊緊捉弄了他。他第一次購買了那麼多的戲票，第一次下了那麼大的賭注。購票時，誰也看不出他的窮酸，誰也看不出他內心的矛盾，可是所有看戲的人都比他富有，都比他安靜。他的手顫抖了，隱約中對他那計算方法有些不信任。但往來如潮湧的人羣及劉壽春的催促再加上以往的勝利經驗，使他鼓起了勇氣。

「我們看戲！」他對劉壽春說，聲音顫抖到令人聽不清楚。

有誰能夠將十三四歲的孩子由於貧窮而去賭博時的心情講得明白的？緊張、恐怖、激動之類的一切形容詞都在這種場面下失色。我們且看蘇大貴進了戲院之後，看不清座位的情形，便曉得了這位主角的煩躁

不安和難以描繪的痛苦與任何賭客在孤注一擲時所表現的興奮。

「小心腳底下，那是根柱子。」

「你快碰掉了人家的茶壺。」

「不能往右走，右邊是牆壁！」

「柱子，啊，好險，碰上了，痛不痛？」

只要看劉壽春的這些呼喊，你就知道當時紊亂的一斑。

我們的主角總算找着了座，可是面對着戲臺的他不知道唱的是哪一齣，甚至不知道戲臺上究竟有幾個人。他腦海中另有一場戲。

自然他是主角，他的爸爸媽媽也做了兩個缺少不得的大角色。一齣悲劇，錢在他那特有的舞臺上亂飛。……

「我不懂張英武爲啥不常打出手？」

劉壽春傻頭傻腦地問，張英武是個武生。

「散了戲我一定先贖出皮襖，領彩時我希望你能擠在頭裏，用力擠。」

「『戰宛城』是不是三國時候的戲？『三國演義』我也沒有看過，熱天看書很氣悶。」

「繳學費的，今天有幾個人？我不明白爲什麼別人有那麼些錢。」蘇大貴永遠答非所問，在他心目中如今待解決的只有學費與皮襖的問題，別的一切均與他風馬牛不相及。

劉壽春處此情形下只有看戲。

時間在緩慢中度過去，「戰宛城」已經唱到張繡殺婦。

這時候，蘇大貴忽地站起身來，奔往廁所去，他的心跳得太快了，他不敢看散戲時戲臺上所揭曉的號碼。他太緊張了，勝利、失敗、榮、辱、哀、樂，打成了個緊密無縫的圈子，套在他頭上。

無數人頭攢動，大家都在欣賞某坤角的盤腿藝術。鼓掌聲，喝彩聲，亂得不可開交。後來鬧聲漸漸靜下去，大家都注視着高掛在戲臺上印有「贈品」字樣的布幅。布揭開了，揭布人大聲嚷着：

「第×號得彩。」

持有九號與十九號的蘇大貴側着耳朵用心在聽。他把那個「×」字聽做了「九」字。他就叫劉壽春陪着去領錢財，「分內的財，」他說，他興奮到了極度。劉壽春的耳朵向來有些毛病，他一切都信任他的同學，當下便毫不遲疑的來到售票處。

售票處還是燈光輝煌。那裏每個燈都像在對他倆笑，尤其在蘇大貴的眼裏，更覺得燈上的兩朵小小黃花，很是神祕，他竟胡思亂想的想到了他愛人蓮蓮的目光！

事情也有些湊巧，今天來領彩的人分外多，售票處小門前有數不清的手在揮動。蘇大貴歎了口氣，然後他像唱歌似的拉着劉壽春說：

「不慌，我們慢慢領。我太高興了，這種賭博太好玩了，誰說人不能從賭博中取得些好處？你出汗了，歇歇，慢慢領，不慌不慌。」

時間又過了十分鐘，但蘇大貴卻覺得還沒五秒鐘時間，他彷彿以為在這裏是一種光榮似的。

又過了幾分鐘，終於輪到了他們，他們是最後的領彩者。劉壽春的手臂剛够伸得上售票處的小門，他費力的把戲票子遞了上去，可是立即被原封璧還，裏邊附加了一張給下場觀眾們的報告本場的得獎號碼的傳單。劉壽春眼睛很明亮，一眼看出：「八月二十一日日場第八號得彩」的字樣。

蘇大貴卻在旁邊等得不耐煩了，他說：

「怎麼，快領出錢來呀，誰說人不能從賭博中取得些好處？快點哇，劉壽春，現在纔四點半，我們還來得及到當舖贖皮襖呢，明天還得繳學費……。」

富屯溪的祕密

姚昌忠

黑夜，在富屯溪上，我傍着船舷，眺望遠處烏黑的江面。

突然，在我的後面，揚起了一個低微而沈重的聲音。

「喂！孩子！過來！我告訴你個祕密。」

聽這聲音，是老船夫「老烏鴉」的，我正待回答時，一隻炙熱而粗糙的手搭上了我的肩頭，回頭一看，祇見在淡淡的星光和水光的掩映下，有一張鐵青的臉，嵌着兩顆血紅的眼珠。我驚訝地「呀！」了一聲，擺脫了他的手，強自鎮壓下心跳，輕輕地問：

「什麼秘密呀？老烏鴉！」

「孩子，別怕！」老烏鴉嗽清了嗓子，輕聲地，含有無限隱痛地告訴我他的秘密：

「當然，這樣的故事，對於你這整日祇管出死力拉纜，天一黑就瞓上了眼的小夥子當然並不有趣！但，人間原就是醜惡的呀！比方說：在我們腳下，不是碧清的溪水麼？然而在這美麗的溪水下面，正不知埋葬着多少人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老烏鴉？」我不耐煩地追問，同時也緊緊地倚着他蒼老的手臂。因為在陰森的江面上，聽這種關於死人的話，畢竟是有點毛骨悚然的。

「孩子！別怕，聽我說！」

「二十七年前，當我三十五歲的時候，有一晚，正是這樣烏黑的夜晚，正是在這條江面上，也就在我們立足的地方，我親手殺了人！」

「噢——」我幾乎失聲了，看不出這位和藹可親的老船夫，竟是殺人的兇手。

「孩子！別怕呀！」微抖的手輕撫着我被江風吹起的散髮，他喃喃地夢囈似的說：

「那人是我的仇人，他害死了我的爺，霸占了我的媽，更把我放逐到田裏去受苦，吃不飽，睡不足，要是我打一下瞌睡，無情的鞭子就打上身來了！」

「我也反抗過，但又有什麼用呢？在鞭子、叱責、恥笑、嘲罵的凌辱下過活的我，漸漸學會了忍耐。到十九歲上，我受不了了，偷跑了出來，就在這富屯溪上行船，苦苦的挨過了十六年，啊！多長多苦的十

六年呀！我到死也不會忘記的！」老烏鴉苦痛地捏緊了我的手。「風吹、雨打、日曬，還有船主的辱罵，都咬着牙忍受過去了，我不討老婆，不賭錢，辛辛苦苦地積了一筆錢，買了一條船。」

老烏鴉頓住了，像是在回憶當時的情景。岸上有人打着火炬走過，火光映在水面上，像一條條金水蛇似的在鑽動，我看見老烏鴉的臉色更難看了，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那一天！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千方百計地載着那人的一家，受了十幾年歲月的磨折，他們已經認不得我了。晚上，船行到這裏，也是這樣烏黑的天，我拔出了小尖刀，踏進艙裏，一刀擱翻了幫我行船的他家的長工，第二刀挖開了那人的心窩，第三刀，啊——」他苦痛地呻吟着，說不下去了。

「說呀！第三刀呢？」我搖着他的手臂。

「唉！第三刀麼？第三刀我殺掉了我的媽！」

「……」我愕然。張大了口。

停了一歇，他苦痛地喃喃道。

「就在這裏！哪！你所站的船舷旁，我抓住了駭極而逃的她，這樣，——」他左手捏住了我的頸項，右手比着手臂，「就是這樣！哪！我幌着亮亮的小刀，緊逼着她的臉，兇狠狠地喝問：『認得我嗎？媽！』可是她卻抱着我了，『別殺我呀！兒子！』」

「是的，我是她的兒子！但，一想起過去辛酸的歲月，憤恨就填滿了我的心胸，心一橫，一刀就插進了她的頸項！」老烏鴉的手捏得更緊，臉色青青的，血紅的眼閃爍着兇狠的光。

「放了我呀！放了我呀！」我嚇够了，銳聲大叫起來。

他一愣，頹然放了手，又滔滔不絕地說：

「是的，她是我的媽！我是她的兒子！然而，父親的仇，自己的恨，我不能饒恕她！唉！瀕死的她還在血泊中嘶叫——『兒呀！你會後悔的……』」老烏鴉簌簌地落了幾滴淚，「是的，她的話不錯，如今，我畢竟後悔了，我一起將他們連船沈下江底的那回事，心裏真不知是多麼難過哩！

「每次經過這兒碼頭的時候，在夜晚，我似乎都聽見她淒厲的哀呼——『別殺我呀！兒子！』」

「是的，她是我的媽，但我恨她，我恨透了！我恨她不該背叛了父親，我恨她不該不理我，但，如今我畢竟是後悔了，害我的不是她，是那人呀！」

「那人是誰？」

「那人！」他淒厲地慘笑了，「嘿！那人就是財鬼李老四！」突又抓緊了我，喝問：

「你知道我是誰？」

我驚得一身冷汗；小的時候，常聽人說大盜王老虎殺死李四爺一家的故事。難道，和藹可親的老烏鴉，竟是殺人的王老虎麼？

我顫抖地疑慮地問：

「你該不是王老虎吧？」

「嘿！算是給你猜着了！王老虎自從洗手不做盜匪之後，就變做老烏鴉在這富屯溪上幫人行船了。」

「……」我愕然，輕輕拔出了在他緊握中的手，用抖動不靈的聲調勸解道：

「老烏鴉！事情過去了，還提它幹嗎？」

老烏鴉沒睬我，祇是低抑着嗓子沙聲問道：

「你說，媽！你不怨我麼？」

我駭極了，一轉身就逃，可是他卻一把攫住了我。

「說呀！媽！你不怨我麼？」

他苦痛地，哀求地，懇切地問。膝蓋抖動着幾乎要跪下了。

「不，她不會怨你的！」

他還在糾纏不休，我急了，朝他的耳朵大聲喊：

「老烏鴉！是我呀！」

「噢！」他大夢初醒地放了手，筆直地呆立着。

月亮從烏雲背後露出來了，映照着他蒼白的嘴臉，岸上的火把漸走漸近了，人聲依稀可聞，大概是幾個上岸賭錢的夥伴們回來了。

老烏鴉打了個呵欠，沖出一口酒味——原來他喝醉了！向岸上打個唿哨，用着固有的和藹的聲音喊着：

「麻子！笨老三！都回來啦？——」

睡在前艙的我，翻來覆去閉不上眼，艙後的笑聲正濃，老烏鴉洪亮的嗓子更響：——

「孩子，過來吃花生吧！新炒的！」

可是我沒理他，他們必剝剝地吃着，哄笑中不知是誰打趣着說：

「唉呀！天一黑就賴在牀上了，還沒討老婆呢！」接着又是一陣大笑。

第二天早上，正忙着拉篷開船的時候，老烏鴉掠過我的身旁，陰沈着臉疑慮地悄聲問我：

「孩子，昨晚上我沒給你講什麼吧！」

「見你的鬼！我早就睡了，那個和你講過話！」

「唉呀！看你！」他抱歉地笑着說，「我不過問問罷了，發什麼脾氣呢？今晚趕到鎮上，請你喝燒酒。……」就一邊笑着到後梢掌舵去了。

現在，每當我想起那在黑夜中，烏黑的江面上，鐵青的臉孔中嵌着的兩顆血紅眼珠時，不禁要連打兩個寒噤。

夫子學店的風波

正音

一

太陽漸漸地下山了，夫子牆外的楊柳樹，搖搖擺擺的像喝醉了酒。烏鴉「哇哇」地叫着，好像是吹散

學號。

可是，無論烏鴉怎樣地在吹散學號，孔老夫子還是盡言厲色地講下去，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諸弟子大致也在靜靜地聽。祇有在夫子講話暫停的當兒，纔由牆角落傳來蚊子叫似的私語聲音。

孔老夫子的談話很切要，聲音也很宏亮，連那最頑皮的弟子顏回也偶爾睜開打瞌睡的眼睛望望，可是立即又倚在牆角睡着了。子路等得很不耐煩，時時發出「噓噓」之聲，好像催促着夫子趕快結束的樣子。

「所以，你們要知道，」夫子睜大着眼睛，一字一字的說，「求學問不一定是要求一定能實用的學問，假如你們要求實用，那麼，去到燒餅鋪木匠店去當學徒好了，何必到這裏來念書呢？要知道，讀書是最神聖的事業，最神聖的工作。讀書人第一步便是要明理，要學道，要修身，要正心。普通讀書人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不能成爲聖賢。像我，」夫子拍拍自己的胸脯，「是真正向學道的路上走的。所以我常常向你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這個意思。我爲了道，便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你們想想看，這樣多好，還要學什麼物理化學，種種像木匠、燒餅司務一類的科目！我是不忍心害你們自己，所以纔這樣說的，你們想想看……」夫子咳噎着說不下去了。

今天夫子的氣發得很大，原因是早晨子路子貢等要求夫子學店加設物理化學一類的科目。他們的理由是因爲目前科學已經發展到原子能時代了，自己對這些科目不能不有些知識。不料當時便被夫子臭罵了一頓。現在，夫子又召集全體弟子來精神訓話，把拒絕這要求的理由再三申說。同時，又恐怕子路子貢等轉學到別的學校去，影響自己的營業，便用「朝聞道，夕死可矣。」一類的話來打動他們。

夫子自己不想添設物理化學這一類的科目呢？老實說，夫子自己也曾想過的。他老是講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一類的話，自己都覺得厭煩了，當然弟子們更提不起勁來，這樣很影響自己的營業，深怕有些弟子轉學到別的學校裏去。可是，他自己也有很大的苦衷：物理化學，自己從來沒有學過，當然教不來。請先生來教吧，支去的薪水固然很肉痛，還恐怕他們聯合起來推翻自己這個專制而又封建的老闆。左思右想，結果還是決定不設立這些科目。

太陽已經落山了，黑影子漸漸地從屋角爬到屋心。夫子想想也沒有什麼可講的，便宣布散學。

顏回第一個站起身來，向外便走。夫子至此纔發現他自始至終是打瞌睡的。正想把他喚住，大罵一頓。可是不知怎的，話到嘴邊卻又嚥住了。大概因為他平時不參加學潮，不拖延學費，始終服從自己的緣故吧！

當弟子一窩蜂散去的時候，夫子望着他們的背影，不禁皺着眉頭，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一一

是夜。

夫子吃過晚飯，獨自一人手把油燈，顛巍巍地一步步走上閣樓——那是他的書室兼臥房。

望着桌上用戒尺壓着還未完成的「春秋」，夫子不禁搖搖頭，他知道這件工作異常繁重，甚至會縮短他的壽命。但爲了要正「亂臣賊子」，不得不繼續寫下去。夫子眯着眼，用毛筆寫了兩張仿紙，不知不覺

地呵欠跟了上來。於是放下筆，吹熄了燈，把寫好的放在戒尺下面，便上牀睡覺。

夜很靜，獨自矗立在郊外的夫子學店，更是靜得可怕。但是在這寂靜的夜裏，在這郊外的夫子學店，卻發生了一件離奇古怪的事情。

這時——二更剛敲過，還未到三更——有一個黑影子，悄悄爬上了夫子牆外的楊柳樹，隨即翻進短牆，走上樓梯。

夫子因着日間的問題，還沒有睡得着；聽見樓梯上的腳步聲，便正言厲色地問道：

「誰？」

樓梯上的人沒有答應，還是一步步地走上來。夫子連忙起身，點上油燈。

樓梯處現出一個黑臉、黑衣、黑帽、黑襪、黑鞋的人，表現出充分的威嚴。他的臉尤其黑得可怕。在微弱的燈光中，看不清是甚麼一個模樣。

兩隻黑爛爛的眼睛，盯住夫子的臉孔。

「啊！你是誰！」夫子不禁失聲喊出。但腦筋中想了一想，隨即知道這是一回什麼事了。於是改了語氣說道：

「呵呵！請問閣下是哪一位尊神？」

「尊神」動也不動，兩隻眼睛把夫子全身打量了一遍，纔啓口緩緩說道：

「我乃夜游神是也，請問閣下便是名聞天下學貫古今的夫子學店老闆孔丘先生麼？」

「是，是，鄙人就是，」夫子的聲音不禁有點發抖。「請問來到小店，有何貴幹？」

夜游神板着脸孔，一本正經地說道：「今日日間，日游神經過貴店，恰逢閣下與諸高徒訓話，日游神一時好奇，也在外邊聽了。聽了以從，傍晚回閻羅殿繳差時，據實將日間陽世間種種之事，原原本本說了。內中有一段談及閣下之事，說閣下曾經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王聽了大為感動，說世上有此聖人，實為難得。於是便吩咐下官奉告閣下一聲：『閣下究竟願不願聞道？』」

「當……當然……願意聞道，」夫子吞吞吐吐地說。

「哦！願意便行了。我王說，閻羅殿上正少一位判官，預備聘閣下去就任。條件便是把『道』給閣下知道。時間是在明天早晨，明天晚上就請閣下去上任，不知閣下究竟願意不願意？」

「這個……」夫子的牙齒打着戰，說：「既然在尊神面前，我也不妨直說了。我這句話本來是個幌子，使弟子們服從我的。假如不這樣說，他們都要走光了。所以……」

「哦！原來如此，」夜游神的黑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但隨即收住了。「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談了。那麼再會罷！」

夜游神轉過臉，一步步向樓下走去。夫子嚇呆了。好久好久纔歎出一口氣。這夜，夫子再也睡不着覺，便等着到天亮。

夜游神翻了牆，吹了一聲口哨，樹林裏便跑出來一個人，面帶笑容問道：「子路，真有你的！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哈哈！那知原來是個幌子，子貢！」子路笑着說。

「哈哈！虧你扮得這個鬼相，快把臉洗了再說。」

三

第二天早晨，夫子從牀上爬起來，帶着滿布着紅絲的眼睛，拿着面盆，跑到樓下去，喘着氣從井裏打了水上來。洗過了臉，坐在椅子上呆了一會，眼睛前面便浮起了幾個黑影。「他又來了！」夫子吃驚得叫起來。連忙拭了拭眼睛，黑影兒就不見了，跑了。「唉！究竟老了。」夫子哀傷地想着，把眼睛朝前看了看。

大門上貼着一張紙！

夫子連忙跑到門口，眯着眼睛讀着：

「夫子我師：

頃奉夜游神來函，謂我師昨日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純非屬實，不知是否
正確，尙祈答覆。

弟子

子路
同上。

即日晨。」

夫子看完後眼睛儘發着怔，心中打量着，不知道這件事情怎樣會給他們曉得的。

假如給全體弟子都知道了，那麼這夫子學店便完了。

夫子用水把那張紙溼了溼，從大門上取了下來。正在這時，離大門不遠來了兩個背着書包上學的弟子，向夫子鞠了個躬。夫子仔細一看，原來是子夏和冉有。

「老師在這裏做甚麼？」狡猾的子夏帶着狡猾的笑容說，一面看着夫子手中的那張紙。

「沒有什麼，」夫子的臉頰微微泛紅。「早晨的時間正好讀書，還不趕快去用功！」兩個弟子互相笑笑，到教室裏去了。

「給他們知道了，給他們知道了，」夫子在閣樓上一面啜着粥，一面想着。「夫子學店完了，完了。」

四

「子路，子貢，站起來！」

上課的時候，夫子纔進教室，便大聲喊道。

「他們沒有來，」級長冉有站起來恭敬地說。

「沒有來？」夫子發氣了。「冉有，叫他們從此以後不用來了，我不要他們做我的弟子了。」夫子坐下來，纔講了幾句書，擡起頭來看看，好像全體弟子都在朝他笑似地。

「啊！他們知道了！」

從這時起，他的頭腦便昏了，底下講的話自己一點也不清楚了。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

「老師！我代表全體同學，向老師說幾句話，」冉有舉起了手說。這好像一個霹靂，夫子驚醒過來了。

顏回舉起瘦弱的手。

「老師！他說得不對，我沒有參加他們的意見。」

夫子緩緩地點了點頭：

「賢哉！回也。我知道你是聽我的話的。」

顏回帶着驕傲的顏色坐下了。

「再有！你說！」

「我代表大多數同學的意見，向老師請求不要開除子路子貢！」

夫子把桌子重重地敲了一下。

「胡說！我難道連開除弟子的權利都沒有嗎？」

「不是這樣說。老師，我們是知道開除子路子貢的理由的。但他倆要說的話便是我們要說的話，他倆要問的話也便是我們要問的話，所以假如老師要開除他們的話，便把我們也開除了好了！」

「把我們也開除了好了！」全教室嘩然。

夫子慌了，急忙想用雙手壓抑住他們，可是他們卻一齊湧出了教室。

「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已經知道了，夫子學店完了，完了。」夫子軟癱在椅子上，眼前的一切又漸漸地模糊了。

五

第三天早晨，有些老實的弟子還背着書包來上學的時候，看見夫子學店的大門上貼着曲阜縣教育局的兩張封條。旁邊還有一張布告：

查本縣×鄉之夫子學店，設備簡陋，師資缺乏，所設皆為違反部頒規定之課程，且私自擡高學費，任意敲詐。故自即日起，由本局封閉，着即停止營業，免誤人家子弟。此布。

局長×××

我們的朋友，約翰·克利斯朵夫

翟放

朋友，約翰·克利斯朵夫，

但，絆脚石老是絆住你。

你爲什麼？爲什麼？

老是藏躲在那

可喜的：

陰溼，晦暗，嘈雜的小屋裏呀！

你有明亮的雙眸，

你孤獨的，孤獨地

迸出真理的火花，

老是抱着靈感的腦袋想，

看着你的週遭，

想，想些什麼？

魔影幢幢。

你有響亮的喉嚨，

朋友，約翰·克利斯朵夫，

但，有人扼住了你；

我沒有豐富的禮物

你要呼吸自由的空氣，

點綴你孤寂的生涯，

但，有人捏住了你的鼻子；

而只有

你要走動，

一顆純潔真誠的祈禱的心，

我們的朋友，約翰·克利斯朵夫

向你祝福，
向廣大的受難的人羣祝福，
在無垠的黑暗裏，
亮出你那一雙明眸，
照着，照着：

還有大夥的朋友，
在後面：
翻高山，
越峻嶺，
走着一條路……

出 嫁

胡孝瓊

引 子

這裏，
我只寫
一個窮人的女兒，
爲了
舊禮教的關係
和

未到嫁人的年齡，
就怎樣地
聽從她媽媽底主使
嫁給了人家，
去接受那
勞苦不完的
——新的命運。

一

「春蓉！

張家打發周么娘來說，

說張水生他們爹老了，

要接你過去成孝，

順便就周堂，

看的是明天的期

明天你就同周么娘一路去吧。」

「媽！

我不，

我人年紀偕小。」

「嗒子！

十五歲偕算小嘛？

不去囉個會行，

這是古人行就的呀！

人家的轎子已經擡來，

叫我囉個打發她回去，

乖乖！

你聽爲娘的話吧，

與其在自家吃得壞，

不如早點過去偕好過些，

人家炸油炸粑賣，

到底都比我們好，

你爹死了後，

爲娘就只靠着你，

你如不聽話，

當娘的是多嘔氣呵！」

「媽！

我……

我去。」

一一

晚上，

是半夜的時候了，

春蓉的媽，

趕製了一雙鞋子，

把包袱收拾好了的時候，

她走到牀前，

掀開帳子，

把春蓉搖醒，

細聲細氣地叮嚀：

「過去，

要勤快，

不要躲懶，

對婆婆

要孝順，

對丈夫

要聽從，

他罵人時

也不要去答嘴，

這樣，

人家纔會說你

是個好女人，

這樣，

爲娘也增光不少……」

春蓉睡眼惺忪地，

坐在牀內，

沒有開腔，

她媽說一句，

她點一次頭，

她媽看見她，

聽了她底話，

就沒有多話說了，
側轉身，
把燈盞吹熄，
歎一口氣，
上牀去睡了。

三

第二天早晨，
春蓉上轎的時候，
春蓉的媽交了個包袱跟周么娘，
她抱着周么娘坐的滑竿的竿竿，
眼淚區區地說道：

「周么娘！
我們春蓉這年青就離我，
我怎個會捨得？
人死了，

是該過去弔孝，
不過；

請你向張家的說明，
這裏：衣褲只各兩件，
鞋子兩雙，
全是布料子，
如遲點的話，
可存點錢來製牀鋪蓋，
誰曉得有這樣快呢？
說得的：
窮人家的女兒……」
周么娘沒多說話，
只有點頭擺腦地說是，
轎伏聽見她們的話已經說完，
便擡着花轎直朝前走，
春蓉坐在轎內，

看見轎子已經在動，
便伸出頭來向她媽說道：

「媽！

你不要念我，

有空，

我會回來看你……」

她話還未說完，

就是一陣哽咽，

眼淚似泉流一樣地湧了出來。

山村

——勝利雜寫之一

張昉

勝利後纔開始走散了居民的

山村，給乳白色的霧氣瀰漫了，

映射在堰塘裏的村影也消逝在水底。

現在痕跡還遺留在村莊裏——

那給戰馬咬破皮的木油樹，

那寫滿標語的牆壁……

看去這沒人居住的山村太荒涼，

兩年前還是抗日英雄

聚會的地方。

黑夜裏村民拿起紅纓槍，

擠進下山隊伍的行列裏，

同他們一道出發殺鬼子的故事。

到哪裏去了！

天不亮就走出村去的老年人，

垂着髮辮，

張着沒有牙齒的嘴巴

跟在羊羣后邊跑上山去的小姑娘，

笑着，拍着手迎接勝利歸來的子弟兵。

爲什麼一個都見不到了呢？

如今，他們到哪裏去了？

唉！如今，這沒人居住的山村呀！

那因勝利而驕傲的

屋頂的茅草全給谷風刮去了，

滿面紅光的壯年人。

雜草從院裏爬進了屋裏。

爲什麼不見了？

那鬚尖上斜插着山茶花

坐在曬穀場裏做針線的大嫂子。

爲什麼聽不見山腰裏打着那響亮的鞭聲

那些放牛的孩子呢？

張大爺瞧租

刁均寧

「張大爺要來囉！」

暮色蒼茫裏，

一個鄉巴漢。

有人走出村子：

「李二哥，你進城的嗎？」

走我家搯碗飯；

張大爺幾時來呀？」

「明天！……」

回答的看不見了，

聽的腿在彈琵琶……

「張大爺要來！」

一聲是一個炸雷！

響過了全村；

「啊呀——」

人們在心裏挂起：

一幅「閻羅相」！

「張大爺要來！」

一句似一道聖旨：

宰豬呀，

殺鴨呀，

打狗呀，

追雞呀，

村人整整忙個夜。

「張大爺來啦！」

村人搶先迎着喊：

扶他下轎子，

提他小籐籃，

……

「你老熟！」

「你老好！」

「你老健旺！」

「你老拖步！」

「……」

村人個個來問安。

張大爺進了村子，

村人就忙起：

拖出桌子，

拉起板凳，

……

大前門香煙，

六安茶葉，

上等茶料，

……

「哼！這兩年，

把我當不相干！」

「那敢……」

在座人

陪着笑臉……

張大爺吃飯了，

桌上擺得滿滿：

有葷，

有素，

……

「張大爺，你看，

那樣合味！」

「哼！鄉下……」

一把鹽……」

有人在門外探一眼：

「唔！肥頭大臉，

——好凶相！」

張大爺出了村子，

跨着牲口，

撐起洋傘，

村人拉了牲口領路，

到田上去打轉轉……

「那帶田沒有好塘，」

膽大的指着講：

「四月栽不下秧，

請人從遠地車水，

花下許多錢……」

「什麼！」

張大爺眨一眼，

膽大的

畏縮地無言……

張大爺轉過一沖，

牲口走向小山旁，

到荒田邊站住；

「這帶田，原來就荒了，

什麼都種不下；

張大爺慈念吧！

今年租稻可讓讓……」

牲口下

有一對乞憐的眼光。

「哼！田荒了，

做田的幹什麼！

不找你就寬待啦！

租要照租包！」

做田的一陣心痛，

嘴裏不再說出……

張大爺發怒了，

向乞饑打抖抖的

罵道：

「這東西——混賬！

去年欠租未繳，

有意裝佯！

準送你坐班房！」

罵過：

拍拍……幾個耳光。

有人來講情了，

好話說了山大堆，

纔肯挨到新穀登場……

張大爺要走了，

有人想討得口氣：

「張大爺，今年租數如何？」

「哼！九分九！

看你們『老好』，照九分！」

「還要減吧……」

「減？去年的事，

今年你們看，

就沒有告示上牆。」

村人心裏講：

「我們不識一個字呀，

曉得告示貼在那兒！

唉！隨他……」

張大爺走了。

村人舒口氣：

「唉！今年又

白累了一場！」……

張大爺回去，

暗暗佩服自己：

病

一

他是前天纔領來的新兵，

恰巧碰着他們出操；

歸來太陽剛西斜，

會裝腔！

會作勢！

……

有呼聲！

有架子！

有手段！

……

於是自己得意地笑了……

令 航

踏進臥房便睡在牀上。

我又病了。

二

媽進城裏買藥，
順便帶回一張晚報。

又是開原大戰，
又是要人談話！

三

剛剛揉好報紙，
一團灰頭髮塞進房來。

——這是隔壁的陳老奶奶；
她又來鳴嚇什麼算命排卦了吧？

意外！她一進門
就笑嘻嘻地遞給我一封信：
「阿毛寄來的；

他快要回來成親了吧？」

窮

我先看了信封。

唔，「寄自開原」！

——我捏了一大把冷汗。

「他問您可好，

問今年的莊稼可好……」

打仗的事情我跳過沒提。

「好？他纔好呢！

在外面，

貪吃好玩，

連田地荒了都不管！……」

我趕忙阻住她的嚙嚇：

「明天我給您覆信。」

四

燈光昏沈沈，

院子裏的喧嚷早已靜止，
輾轉了半夜，

我很想閉一閉眼睛了。

在朦朧中，

我看見新兵操演。

烈日下面，叱罵聲中，

他們掀起了丈多高的灰塵；

這灰塵直向我撲來，

直鑽我的鼻子，耳朵和眼睛。

五

拍，吧~~~~~

我驟然驚醒。

這不像是高家莊；

而且高家大猴子

大前天已經抓去了，

還有誰中籤了呢？

多半又是對河捉逃兵了！

房子裏瀰漫了青白的光，

字紙箋邊躺着揉皺的晚報，

燈盞脚下是陳老奶奶兒子的信。



劉峴刻

裝煤球

散 文

「孩子使喚法」

梁深

主人有不少房產，我奉命去收房錢——

走進一家織布工廠，順便叫掌櫃的領我瞧瞧他們的機器房。

一間黑而且小的房裏，硬擠着擺了十架機器，機器都正在「喀噠」「喀噠」的，不停的被蹬着，其中有五架是孩子蹬——死命的在蹬着大機器。清明已經過了，我早就換上夾褲，但他們的棉褲還沒脫下來。赤着背，背上烏黑的一層泥。有些地方泥積得太厚了，掉下一塊，就露出許久不見陽光沒有血色的皮膚來。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從布縫裏瞧了我一眼——像是對我說：「你這傢伙，又是那些吸血鬼一夥的吧！來做什麼？來打我們的算盤？」我倒退了兩步。掌櫃的像也看明了他的心思，趁他腳稍一停，「拍」地就給了他一巴掌。那孩子翻着白眼珠，看了看掌櫃的，沒做聲，就顧自蹬機器。掌櫃的回身領我出去。我好奇的回頭再看一眼，呀！那幾個孩子都在看我，眼眶子瞪得圓圓的，眼裏放着光——火光。我忙回頭，急跑出來。

我走進了一所小學校。

我站在窗前，看見教室裏學生亂烘烘的在鬧，啊！小少爺在那邊坐着哪，可真舒服，別人五個擠在一塊兒，小少爺自己占了一個位子！先生的鞭子敲了幾下桌子，說：「誰把錢帶來了？」全班靜了下來，聲

得整整齊齊的差不多都舉起手來了，穿得破破爛爛的一堆可沒有舉手的。「帶了的交上來！」孩子們依次交上。先生臉上現出笑容，手裏的鞭子放下了，雙手忙忙的數錢。一萬，兩萬，三萬……這些錢够房錢了啊，幹什麼還交呢？許是「衛生費」……「張鵬！你的錢怎麼不够？」「我爸爸說，不够的明天一早送來。」「你爸爸？你爸爸能叫王福家裏不來收房錢嗎？一會兒人家就來了，交不上錢怎麼辦？」張鵬嚇得打起抖索來，眼淚在眼裏轉着，差點掉出來。一個小學生偶然發現了我，說：「王福家來人了！」那一羣小眼睛全都瞧起我來，先生也看見我了。忽然，那先生火氣沖天的瞪起眼來，本來笑得好好的，也不笑了，鞭子一敲——我也跟着打了個冷戰。「誰沒帶錢的十鞭子，帶一半的五鞭子，你們說公平不公平？」交了錢的都說：「公平，公平。」噯，怪了，沒錢的怎麼不說不公平？我看可不公平。張鵬伸出手來，眼淚裏的淚珠掉出來了。先生的鞭子揚起——我是叫鞭子打怕了的，嚇得回頭就跑，跑出校門，跑出胡同，跑到大街上，好像還有鞭子敲下來所發出的聲音。

「您車去吧！」我支持不住了，挺想坐車回去。哪知擡頭一看，我的天！又是孩子！瘦得要命，看得出一根根的脊梁骨。雖然沒有肉，可真出了不少汗，混身上下都溼了。他用一隻手拿車把，摸出塊臭手巾來，沒頭沒臉的抹了一陣。眼睛始終瞧着我，像在說：「你們總比我們闊，何不坐車呢？我們掙錢，你們省勁，不都好嗎？」我微微一怔，忙忙前走……

「喂！您靠邊兒啦！」一輛三輪，嗖的一聲，過去了，差點把我衣裳扯個大口子。我纔開口，想罵那拉三輪的一頓。可是一看，蹬三輪的腿够不着腳蹬子，一歪，一扭，又是個孩子！我不想罵他了。並且，

要不是車已過去了，我真想拉下那直催「快點，快點」的那個女人打她一頓……

「您喝碗吧！冰鎮的酸梅湯，真叫涼啊！大熱的天，喝碗吧。」一面，搖着一個鈴鐺。我跑得熱汗直流，口袋又正好有五百開錢，纔想掏出來喝他一碗，仔細一看，不得了，又是孩子！我打了一個寒戰，熱汗都沖走了……

我跟踉蹌蹌的走過垃圾堆，哦！又是孩子！幾個孩子的手，一上一下的，不停的翻那臭氣沖天的垃圾。我掩鼻走過。那些孩子對我笑一笑，可是那笑有點像咬牙。像在說：「你爲什麼告訴大司務：『煤多燒會兒，別淨剩下煤核兒。』」我將要對他們說：「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太太吩咐我告訴大司務的。」可是他們不屑再理我，已在低頭工作了，我只好又掩鼻走去……

回到家，看門的老張說：「今天又僱了一個姑娘，一個小子，姑娘交給王大娘了，這小子就歸你排場。」我看看那孩子，倒還不錯，我敢說，念起書來准比小少爺強！

我領這孩子上街買點衣裳什麼的。回來，在胡同口裏，一個學生騎着車子過去，掉下一本書，我叫他不住，拾起來帶回家去。到家，翻開一看：「處世祕訣：孩子使喚法，底下注着：要處理世界，先要處理孩子，不然，大了就要造反了。」其餘的字就都不認識，其實，連這兩句話我都不懂。

大少爺回來了，我拿書找大少爺給講講。大少爺笑了笑，像是不爲這些字所動。只問：「哪裏來的？」又說：「這個講了你也懂。」我說：「這不是孩子使喚法嗎？你給我講了，我好去使喚那孩子。」少爺又笑了笑，笑得更平淡了，和老王說謊時的笑法一樣。他說：「你識了幾個字？不認得的字別瞎念，」我

急了，指着那幾個字說：「白紙上印黑字，這還能有錯？」他又笑了笑，笑得我混身不舒服。「你別胡說八道了，你看，我書架上不都是一樣的書嗎？」我擡頭一看，果然，七八個書架上都是「孩子使喚法」，「孩子使喚法」，「孩子使喚法」……

回屋後，躺在牀上。眼一瞟，我桌上擺的幾本老書，也變成「孩子使喚法」了。我嚇得大叫起來，……我靜了一下，我想，我一定病了，披衣走出去，到宏仁堂去買副「黃連上清丸」祛去心火。回來吃了，蒙頭睡去，可是，仍不敢看那桌上的幾本書。

育幼院裏

央 廉

一

××縣立育幼院裏。

二月的春天自然比去年結冰的時候要好過些，但這還不是他們快活的日子，沒有襪子的或者有襪子而爛洞太多的，冷風吹來，還是免不了要瑟縮。大家都在盼望那個被薄雲蒙住的活老爺——太陽，如果它露出臉來了，他們馬上要歡呼，要跳躍，「哇！」「我們的活寶貝呵！」

午飯後第一節課是國語，活老爺果然露出面來，照到操場上，照到池子裏，照到教室的第一排窗前，暖烘烘的，黃橙橙的顏色，多鮮明好看，那該不是被媽媽暖進懷裏了？但他們好多人都是沒有了媽的呀！

郝先生上講堂了，他比別的先生們要可愛些，第一個可愛處便是不拿鞭子向大家腦袋上敲，而且他還喜歡同人說東說西，比如說，「孩子，我看到報了呵，這是好消息，這個仗再過一些時候可以不打了呵，你的爸爸要回來了，」又比如說，「多識幾個字呵，媽媽一定在家裏給你留的有好吃的糖。」他們愛聽這些話，他們愛郝先生。

「翻開第六課，老鼠怕花貓……」郝先生笑咪咪的一張臉。

「太陽呀，活寶貝，郝先生答應帶我們到操場上去上課……」哇啦哇啦地大家鬧起來了。

郝先生真是好，真是可愛，一說就答應了，別的先生們這一定不行的，不是說不雅觀，便是說犯院規了。

一羣孩子，大約三十幾個，在操場裏扯着圈圍住郝老師，各人把國語書攤在自己的面前，郝先生喊用指頭指着「老鼠怕花貓」的那課課文，一行一行的教下去了。大家念得不甚整齊；有的當唱山歌那樣拉長着調子；有的把字念得太重，像在打鼓；有的接不起氣，只念一句書的下兩三個字；還有索性不開腔，把東邊同學的衣服一扯，把西邊同學的紅帽結子一摸。

郝先生笑了說：「真是些蟲！」

「哈哈——張金生當蟲了！」

「郝先生，」一個號稱「師爺」的在喊，「趙貴娃不念書在看虱子……」

於是笑聲又轉到趙貴娃這邊來了——「羞呵，不衛生，」「不要臉，褲子一個洞，現出了勾子……」

郝先生揮手止住了大家不要笑，不說話。讓他自己走到趙貴娃跟前，大家都看郝先生怎樣解決這不念書光看虱子的東西。

「啊啲，」郝先生皺住眉毛，「熬起了大本營了，好多呵……」

趙貴娃被窘得哇地哭了。大家又笑。

「有什麼笑的？」郝先生說，「我問一問……這個呵……唉！糟糕……我來問問，生虱子的舉起手來！」

像一拳頭就要打通天空似的，霍的都舉起了手，只看那郝先生的眉毛皺得已經搬了家。

「那你們為什麼笑人家呀？」

「我們沒有在念書的時候解開看……」說了，都趁機會把身子牽了兩牽，因大家被先生一提問，似乎虱子都活動起來了。

「好，聽我教書，趙貴娃你把鈕子扣起……唉唉，這沒辦法，你們自己沒衣服換，公家也沒錢給製衣服……多洗洗澡，但是……水倒是你們自己在擡，柴卻貴了……忍一忍，等大六月來了，我帶你們到大河裏去洗澡……聽着念書呵，六，老鼠怕花貓，要想變做花貓……」

一一

當乙班同學在操場上曬着太陽上課的時候，甲班就去上工科。這個育幼院一共只有兩班學生，讀與不

交換着講授。平常的工科有這幾種：織毛巾，編藤子，打草鞋，捲紙煙……大的幼童做比較艱難的，小的就只有捲紙煙或搓捻紙。院門口特別設了個營業部，孩子們的粗劣成品就在那裏出賣。然而今天卻是例外，毛巾室沒有了「噠咕扎」的聲音，草鞋室也停止了拍打拍打……上峯來了命令，縣上正在造公園，叫上工科的同學停止上工科，全體出發，到公園去挑泥巴。

鋤頭鏟子，扁挑籬兜這些傢伙，育幼院是準備得齊全的；被蓋少點可以不要緊，書本少點打瞌睡，然而這些東西卻少不得，因為縣上隨時都要拉去服義務勞動的。

一窩蜂似的肩着傢伙開出院去，孩子中有的很高興，預料着在公園做工一定好玩，有的哭喪着臉，還記得上次參議長築洋樓，去了沒有飯吃。而且一片瓦從房子上落下來，把一位同學的腦袋打了一個洞，血流個不住，院裏沒有衛生設備，到隔壁賣花生的人家去抓了一把錢紙灰來纔塞住。

到了公園裏，訓育長在池子邊的大路上喊了立定，立定了，誰都不准動一動，然後是響亮的口號「放下工具」。噯，放得真整齊，放得不整齊頭頂上定會吃教鞭。訓育長常常說：「放工具要放得整齊，要像軍人放槍一樣，小時候拿工具，大了就要拿槍的，吃國家的飯，要為國家做事……」訓育長這時又說了一遍。

「聽到沒有？」訓育長特別沈重地喊道，以表訓話結束。

「聽到啊！」小腿部像機器似的往內一拉，做個立正。

「大家聽着！」訓育長的話原來還沒有結束。這就是習慣的開場口氣，小腿部又往內一拉，但是沒有

移出去了。

「等一會，新生活運動團的團長還要來給你們訓話，要聚精會神，要整齊嚴肅地……要……好生聽啊，做完工回去我要抽考的……」

訓育長去把團長請來了，原來新生活運動團的團長，就是縣警局的警長，穿得真威風，鞋連襪的皮靴拉起鉤鐙子，就像連腳襪似的，腰間掛把刀，亮晶晶的，還有十名警察，站在周圍，都掛有盒子砲和打手心的紅燒鱧魚……

值星生喊：「立——正!!」

團長咯咯地走過來，眼睛往隊伍裏看了一遍，然後點一下頭。

「今天，」團長把手一揚，表示稍息，「今天，請諸位小朋友，來……來到公園……做義務勞動……」團長是笑咪咪地在說話呢，像郝先生，團長可愛哩！「所謂義務勞動，就是這個勞動是義務的，不給錢，自然也沒有飯吃。凡參加這個勞動的都是貧苦的人，因為，貧苦的人纔適宜做勞動，因為天生的勁大呢……」

盒子砲像臘豬膀，亮刀像寶劍，但短了點——他們在想。「紅燒鱧魚做啥的？」——有人在小聲地問。

「你們……這些窮幼童，對義務勞動服務慣了，將來長大了纔習慣給人做工……」團長的臉拉得沈重了，孩子們感到可怕，團長纔不可愛。

「今天造公園，公園是長官消閒的地方，你們在吃政府的飯……」

一個花蝴蝶從隊伍邊飛過，「哈哈……」「捉住它……」

「不許說話，說話的要挨手心，」團長的眼睛鼓得像玻璃蛋子。

好容易團長把話訓完了，開始作工了。

在一個古墳堆中揀着地，在一處的牆角邊挖着泥巴，運石子的運石子，拔野草的拔野草……蠕動着，蠕動着，只許努力，不許懈工。

那邊有一隊白娃娃開進來了。每天午後他們的先生總要帶他們來轉轉的。多漂亮啊，都是白帽子，白圍裙，育幼院的孩子看得多眼紅。他們都不知道白娃娃住的是幼稚園，而白娃娃卻知道他們住的是育幼院。他們都懊悔進了育幼院，但不知道媽媽在家懊不懊悔啊！聽啊，白娃娃在笑他們呢，而且唱起來了：

「孤兒院，吃稀飯，三頓餓得緊叫喚，老爺回來舔鐵罐……」

「我們是育幼院不是孤兒院啦！」李全富想。

「白娃娃光轉公園不修公園，白娃娃不服義務勞動……」王有才想。

「打倒白娃娃！」

三

天黑了，學科的同學早已上完課，郝先生領導大家在操場上做遊戲，還有個女先生，她叫王先生。王先生不怎麼可愛，喜歡喊同學給她打整睡房，乾淨了還要乾淨，不然就要罰跪；郝先生倒不罰跪的，說要

奴才纔跪呢，他們都不是奴才。

郝先生無論同誰人都是一樣的好，王先生只願跟幾個穿得好點的同學做遊戲，說別的都髒，她一見了便要掩鼻子。

月亮上升了。

「又不煮夜飯，又不上夜課，爲甚麼還不睡呢？」遊戲畢竟會使得他們精疲力竭的，有人在問郝先生。

「等等到公園去服義務勞動的同學啦，回來就睡……」郝先生說。他又歎口氣，「聽我再說一遍，不要天天把夜飯掛在嘴上，院長說過，你們每個人每月只有一斗二升新斗米，外加一千二百元，便是油鹽柴菜的副食費。上夜課哪裏有油，所以叫你們白天要把握時間呀！夜裏只有早睡，只有早睡，早睡有益於健康……」

服義務勞動的同學終於回來了，訓育長吹着「一二一」的口哨，從大街上穿進院門，小脚步踏得齊整地回來了。

「肚子餓了啊，」又不給飯吃呵，「飯呵，」……在操場上喊了稍息後，大家便轟然一下鬧起來了。訓育長的叱罵聲止不住，教鞭也止不住。

「聽着，聽着，團長講的是義務呀，義務就是不給錢，也不吃飯……」訓育長的聲音喊得發嘶了，「聽我說呀，不准嘈雜。大家趕快去睡了，明天早上看誰吃得快便多搶兩碗。值星生帶隊伍進寢室！」

「明天早上還是吃不够呀……」

「要飯要飯……」

「做了工不給飯吃，打倒義務勞動！」

這是訓育長向來料不到的，氣得臉上起了紅疙瘩，但是孩子們這時看不見，卻知道他一氣是照例要起紅疙瘩的。這聲勢愈來愈大，起初只是工科的同學，後來學科的也附和着鬧起來了，要飯要飯，這……這真不可收拾呵，難道這也有人在其中鼓動嗎，訓育長想。

「要飯去同團長要，院裏規定只開兩頓……」訓育長說。

「對，向團長要……」「打倒團長……」「打倒院裏……」

「向團長要，要把你們鬪起，再說打倒就以暴動論……」訓育長想起了這個新名詞，也是新罪名，他覺得他說得很得意。

又是一陣鬪堂的要飯聲。

郝先生說話了，鬪聲稍微減輕了一點。

「光鬧是不行的，院裏這時無論如何是煮不起飯的。現在有兩種解決的辦法：一種是我請院長給你們做份公事，去請求開夜飯，一種是凡是以後要叫我們育幼院去做義務勞動，都要供一頓飯，這也要做份公事，立個規定……」

鬧聲終於減輕了，值星生帶進了寢室，雖然有人還在喊餓，喊打倒，但到底比先前好了。

「郝先生給我們想辦法了，」有人理直氣壯地在說，「睡覺了，睡覺了，喊打倒就是暴動呵！」

睡了，管他被蓋蓋不蓋得住身體，那些白娃娃，花蝴蝶，盒子砲，連腳褲，打倒，有兩種辦法，暴動，都終於雜亂的撞進小腦袋來活動了。

「啥子叫做暴動？」有一個迷迷糊糊地在問。

「大概就是忍不得餓，要飯吃的壞學生，」有一個迷迷糊糊回答着。

爸爸失了業

友山

爸爸變了。我奇怪他會變得這樣利害。十幾天來沒有看見他露過一絲笑臉，臉色老是那樣鐵青難看，同媽媽說不到三句話就發脾氣。媽媽真是個好人，受了委屈，除了偷偷的掉幾滴眼淚，從沒有同爸爸爭吵過。我很替媽媽抱不平，但是我不敢說。誰敢同爸爸爭論呢！記得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嫌菜不好，只輕輕的同媽媽說了一句：「我吃不下。」爸爸聽見了，不問青紅皂白，伸手就是一巴掌，「有了飯還不好好地吃，老子快討飯了，你還要吃好的，……」爸爸從沒有那樣粗暴的打過我罵過我，當時我難過極了，飯也沒吃完，就爬上牀去，傷心得一夜沒有睡着。我恨極了爸爸，把爸爸對我的好處都忘得乾乾淨淨了。

從前，爸爸是一個極溫和的人，每日早晨八點多鐘便夾了皮包上局子去辦公，下午總在五點鐘左右回來，同媽媽有說有笑，時常還帶點好吃的東西給我。最使我稱心的，是他買給我的許多畫報和故事書，隔不上幾天就買幾本新的給我。我從書上知道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和常識，趁空就說給爸爸媽媽聽，爸爸媽媽

也毫不厭倦的聽我細說，誇我說得好。我要玩自行車，吵了一個多星期，爸爸終於買了一輛給我。他說是省下他自己買書的錢買的。我想世間最好的人要算爸爸媽媽了。誰知突然之間，爸爸會變得這樣可怕呢？

媽媽常勸爸爸說：「不要着急，急出病來又怎麼呢？慢慢想法子，不論大事小事，都看得將就些……」

「不着急！要吃飯不要？這個世道，上哪裏去想法子！到這個時候，朋友就不是朋友了……」

我這纔猜到一點兒，爸爸這幾天早上睡着不起牀，也不拿皮包上局子去的原因。但我仍舊想不透，爲什麼局子裏不讓爸爸再去了呢？

晚上，候爸爸睡了，我偷偷的問媽媽。媽媽聽着就滴下眼淚來了。她說：「乖乖，你還小，你哪裏知道做人的難處。爸爸性子太忠厚，沒有錢，沒有勢，又不會恭維人，這次局子裏換了新局長，要裁人，第一個就把你爸爸的事情歇了。事情一歇，就沒有錢用；沒有錢用，我們哪來飯吃呢？爸爸在外面做事，吃盡辛苦，都是爲的我們。乖乖，總望你長大成器，讓爸爸好好兒享點福纔好。」媽媽越說越難過，我心裏也忍不住一陣酸，覺得非哭出來不痛快。但又怕吵醒了爸爸，不敢哭出聲來，因此更覺得難受了。媽媽拍拍我讓我睡。我偷眼看一看爸爸，陡然覺得爸爸的臉比從前黃得多瘦得多了，雖然睡得很熟，還鎖着眉。我想我錯怪了爸爸了，爸爸是頂可憐的人。我恨不得立刻就長大，到外面去替爸爸做事。因了這個妄想，我一夜迷迷糊糊的，做了許多夢：夢見我到許多地方去做事，讓爸爸媽媽在家享福，一家充滿了快樂的空氣。但醒來什麼都沒有了，祇聽到媽媽獨自在歎氣的聲音。爸爸早不知哪兒去了。

家裏一天比一天拮据了，爸爸每天出去，多半要晚上纔喚聲歎氣的回來。媽媽候爸爸出去了，就翻箱

倒籠的，找出幾件衣服來，細成一包，讓對門鴉嘴王媽拿出去。我想不透，爲什麼媽媽要把自家的東西送人。可是我不敢問，問了怕媽媽會難過。後來纔知道衣服是拿到當舖去「當」錢的。

有一天，爸爸從外面喝了點酒回來，很難得的微笑着同媽媽說，他今天遇到一個新從外國回來的舊同事，答應替他找事，他相信有把握，並且已經約了那位舊同事明天到我家來吃午飯。媽媽起初也樂得直想笑，可是還沒有笑出來，即刻又皺着眉了。她問爸爸拿什麼東西給人家吃。真的，媽媽的話一點沒有錯，沒有錢哪裏能買米買菜呢？

商議的結果，祇好把牀上的一牀棉被託王媽拿出去當。晚上，爸爸又在書房裏找了四五本硬殼的外國書挾着出門去了。我正在想不透的時候，爸爸回來了，書只剩了兩本。他氣沖沖的把書望桌上一扔：「三本書祇肯出五千塊錢，他媽的，真是一折八扣！」這時，我纔知道舊書也能賣錢的。我想我的一些畫報，和一些小玩具，小自行車，大概也能賣錢吧？我遲疑了好久，纔輕輕的問媽媽。媽媽笑着告訴了爸爸。爸爸正低着頭在發悶，聽着也笑了。他把我叫過去，摸摸我的頭，說：「乖乖，你的小玩意要能值錢，那我的書更值錢了。更窮些也不能賣你的東西呀！」爸爸這樣溫和的對我說話，好多天來還是第一次。

第二天，媽一早就忙着買菜燒鍋，中午時候，爸爸領着幾位客人來了。有一位穿西裝的，大概就是新從外國回來的那位了。圓圓的腦袋，鼻上架着一副又寬又大的黑框眼鏡，頭髮梳得溜光，嘴上還留着一點鬍子。走起路來頭擡得很高，說話常夾着外國字。我覺得這人的樣子很不討人歡喜。

他們在書房裏坐下了。書房是早上纔忙着收拾的，比原先整潔得多了。我拿了茶進去，爸爸指着那些

人要我一個個的叫伯伯，那位穿西裝的叫許伯伯。他對我瞧了半天，拉着我的手問我今年幾歲，我告訴他十歲，在實驗小學讀書，他又問我幾年級，我說：「這學期剛進五年級。」爸爸接着說：「今年初小畢業考第一呢！」我很覺得奇怪，爸爸從來不說謊的，並且也不讓我說謊，今天他却說了謊，我明明是第四名。當時我就說：「不是，是第四。」爸爸頓時把眼睛對我一橫，我纔懊悔我不該說得這樣急，在客人面前，想必是要誇張點的。那位許伯伯對我笑了一笑，誇獎了幾句，突然咳嗽一聲，痰沫飛了我一臉，又嘆的一聲，使勁的把痰吐在地上。我用手擦了擦臉，說：「許伯伯，我們先生說過，痰不能吐在地下，那是不衛生的。」他臉脹紅了，笑了笑說：「已經吐了怎麼辦？」我不知爲什麼答覆得那樣快，我說：「應該自己去擦掉。」他擡頭望了望坐在對面的爸爸，笑着說：「真聰明，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是一點也不錯呀！哈！哈！哈！」我猛一擡頭，纔知道爸爸的臉色是那樣難看。我想，我說的本是實話，爲什麼會惹爸爸生氣呢？當時我被爸爸罵出來，懷着一肚子的委屈，跑到廚房裏去告訴媽媽。媽媽不睬我，我祇好一個人呆在廚房門口看天。

客人去後，爸爸氣還沒有消，罰我不准吃飯，看我以後還多嘴不。他一邊罵我，一邊告訴媽說：「那位朋友神色很不好，一定是爲了他的話生了氣，想他幫忙又是無望了。孩子不懂規矩，誤了多少事，唉！……」媽媽除了歎氣外，一句話也沒有說。等爸爸出去後，媽偷偷的盛了飯給我吃，教我以後不要多嘴。我心裏難過得很，掉了好多眼淚，想不通要怎樣纔好。

晚上，爸爸同媽媽一直談到深夜，賣清湯的都喊過了，他們還是悶悶的坐着，我也呆呆的望着。好久

好久，爸爸突然把我摟在懷裏，問我：「你知道你今天的錯處嗎？」我說：「知道，我不該多嘴。」爸爸歎了口氣，對媽媽說：「這孩子本是好孩子，咳！我真慚愧，孩子的心本是純潔的，我卻使他沾污了——也不是我，是社會，必須要使他和大入同化，真是，唉！……」我不懂爸爸的話，只呆呆的望着他黃瘦的臉。他又對我說：「乖乖，告訴你，在社會上做人，有時候不能說真誠的話呢。」爸爸掉下眼淚來了，我忍不住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初見世面

堯 熒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一覺醒來，已是陽光滿房，看一看鐘，糟糕，八點多了，姊夫昨天信上不是叫我今天八點鐘去辦公嗎？匆匆盥漱吃飯，便急忙走向田糧處去。

從家裏到田糧處有着一段不短的路程，腿走酸了，汗水滲過背心，整件襯衫溼透了，貼在身上，很不舒服，我走到了姊夫房裏。

「哦，你來了？」姊夫問一句。

「太遲了！」我有些兒擔心。

「還不算遲，就跟我去見李科長罷。」

我跟着去了，心有點跳動，見了李科長，該怎樣說話呢？態度又該怎樣呢？至少第一次見面，不要使他得到一個壞印象啊。其實，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事情很簡單，到了李科長那裏，姊夫替我們介紹道：

「這位李科長，他就是伍××。」

「噯！李科長……」我必恭必敬地說。

「唔，你就是伍××，你在××中學裏讀書是不是？」他淡淡地說，面孔平板得和他的話一樣，沒有笑容，但也不太嚴厲。

「是的。」

「唔，唔……好的，你就暫時在這裏等一等罷。」

說了，他就踏着安詳的步子走了，等什麼呢，他可沒有說。

還是姊夫告訴了我，說等一個坐那張桌的姓阮的人來了，向他要些什麼工作，或者問希新也可以。說了他也就去了。

孤單的一個人剩下在這完全陌生的地方，有點不安起來，我希望希新早點來，可是他偏偏不來，我有些不耐煩起來，便站起來走走，一面看看這辦公廳。

板壁中央高高地懸着一塊橫額，上寫着「廉能勤慎」四個字，我想大概是算作「處訓」罷。匾的下面就是總理遺像和國旗黨旗。在這前而放着長條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一些簿冊之類的東西。棟柱上掛着一具時鐘，現在已九點半鐘了。兩邊另有兩個房間，一邊是處長室，一邊是祕書室，門都還鎖着。廳中央是一

排一色的辦公桌，還只三四人坐在那裏閒談。兩邊搭着一排吃飯用的方桌，大約有三四十人坐在長板凳上辦公。女的有十多個，坐在左邊；男的坐在右邊。那裏常常發出低低的私語和竊竊的笑聲。

我又望了望時鐘，長針已轉到「7」字上了。怎麼還不見阮先生來呢？又踱了兩圈，我焦急得有點忍耐不住了，好像有一股火氣直向頭上冒，我幾乎想大叫起來。

好容易希新來了。他本來認識我的，他進來時明明看見我，可是他卻立刻把眼睛轉往別處，昂然而入，一股難聞的香氣跟着刺入我的鼻孔。我叫了聲「希新」，大概是叫得太輕吧，他沒有理會。我有點躊躇了，是否要再招呼他呢？老實說我瞧不起他，平時不大高興同他說話的，現在他大概要報復吧。可是爲了工作，只好忍一下，我便更大聲叫道：「希新！」他這纔聽見了，回過身來瞧一瞧我，便裝作剛看見的樣子大聲道：

「喂！是你，你來了！」

這真將我嚇了一跳，我料不到他的聲音會這樣響，他完全在叫喊呀。

「希新，工作是你分配的吧，請你分給我一些。」

「好的，好的！跟我來！」他仍是那樣大聲叫着。我又不是聾子，他爲什麼這樣大聲叫着呢？說輕點不是省力多嗎？我想。

「好了，這些你拿去抄吧，抄得快點，錢是照工作的分量算的。不過當心不要抄錯。」這次他可沒有大聲喊了。

我就顧自去抄了。

午飯是在處裏吃的，飯後到姊夫房裏洗面。姊夫知道我不打午覺，把他翻過了的「大公報」和「中央報」遞給我。接着歎氣道：

「以前的『文匯報』真好，停刊了真可惜。」

「以前這裏也定『文匯報』嗎？」我感到有點驚異。

「沒有定，定了，『上頭』就講你思想偏了，公家的事就是這樣難辦哪！」他又微微地歎口氣，便睡午覺去了。我胡亂地看了一會兒報就去工作了。

今天我再沒有和別人說一句話，這裏的一切對我都太陌生，我不敢說話，也不想說話。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我把抄好的東西交給希新，他指着坐在他對面桌上的一個人說：

「工作是歸阮先生分配的、做好的工作也就給他好了。不過你要記住，每天下午到這裏來報工作的分量，還有不要忘記了簽到！」

我便先去簽了到，然後到阮先生那裏，把工作交給他。

「抄完了？好的，稍微等一會兒。」

我只得站着等了好一會，他纔把我這個收了，回身對我說：

「你現在沒有事吧？那末就拿這些去校對，和他（他指着我旁邊的一人）一同對，你讀，他看。」

我和我的夥伴去了。他對我說：

「其實只要把其中兩部分重要的對了就行，其餘的不必對。」

「這恐怕不大妥當吧！」

「不礙事，別人也都這樣的，你想想，統統對了要花好幾倍的時間，我們的工作分量就少了。不過這不要讓上面知道，就連你姊夫也不要對他說，說了會招麻煩的。」

「唔……」我有點遲疑，一面想我還纔來呢，怎麼他就連我的姊夫也知道了……可是他卻不再管我，就顧自念起來，我只得把眼睛放在簿冊上，耳朵聽他念着，我們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午飯後這一段時間是休息的。有些人在閒談，我都還不相識，便在旁邊聽聽。

「噯，紅樓夢這書哪，真是一本好書。」希新大聲說着，他是對大家說的。

「這本書真好，」有人附和道。

「喂！你們猜，『紅樓夢』三烈女，是哪三個？」希新問道。

「晴雯？」

「真不知哪裏說起，晴雯算得什麼烈女。」

「金釧？」

「唔，金釧倒還是的，還有呢？」

半晌沒有人答話。

「還有就是鴛鴦和尤三姐哪，」他自己解答了。他很得意，別人不曉得他卻曉得，於是身子旋一個圈，腳也動起來了，那硬底白麂皮的鞋便在地上發響地響着，嘴裏也就念着「噠擦擦，噠擦擦，」忽然他又轉身道：

「溫州還說改市，連舞廳也沒有一個。」

「真哪，至少俱樂部總要設一個的。噯，希新，跳舞的趣味怎麼樣？」

「咳，咳，跳起來飄飄然的，真暢快。」

「再抱着個舞女真够銷魂了。」

「真混帳！」

於是鬨堂大笑了，過後也就散了。

校對工作完了，時間還很早，我的夥伴對我說：

「涼涼罷，現在就拿去繳，他會起疑心的，等到快下辦公時再送去。」他問明我的姓名，住處等等之後，便作了一番「自我介紹」。

「你看我這樣一個人，我做過不少事呢，行政界，軍事界，教育界……哪樣不做過，現在竟「墮落」到這裏來，年歲大起來了，唉！也真「落伍」了。」他又歎口氣，搖搖頭。

我聽了他一回，有點不安起來，我並不是爲了他的「自我介紹」，我卻想着那校對工作：「這樣校對了，將來發現還有錯怎麼辦呢？……去和姊夫去說罷，不大妥當；叫他再對，他當然不肯，那末……自己

再對一遍吧，這未免太吃虧了……讓它去算了，何必多招麻煩？橫豎別人也都這樣，如果發現了也不是我的錯，主意全是他出的。」想到這裏，我似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與同事漸漸混熟些了，我知道昨天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陳良興，還有叫江文源，包造時，都是同在一張桌上的。我的工作也不像先前那般緊張了，他們談話的時候，我偶爾也插說一兩句。

「噯，聽說『交際花』同×××（聲音太輕我聽不見）很重要，真的嗎？她到底是怎樣的人？家裏是幹什麼的？」文源停了筆輕輕問道。

「怎麼不真，那天我還看見他們一對兒在公園裏玩，看見我就忙紅臉避開了。你幹麼打聽起她？你也想……」造時輕聲笑道。

「你……」文源表示抗議。

他們兩個都吃吃地笑了。

「誰是『交際花』？」我禁不住問。

「哦？『交際花』也不知道？就是那個哪。」造時指着那邊一個女人說。

噯！原來是她，我第一天到差，正在等希新來的時候，看見她嫵媚的進來，矜持地舉起手來看一看錶，又向壁上看一看時鐘，這纔盈盈地坐下。以後我偶爾望去也看見她常常把眼睛眯起，使人猜不透她到底是沈思呢，或是什麼，她的丰姿，眼睛委實足以迷人的。

他們還在興致勃勃談着「交際花」，李科長來巡視了，各人都只得低下頭工作。我寫得比平時更快些。李科長朝四處看了一遍，便慢慢的走了。

「真討厭！天天總要查一二次，偏偏遲不來早不來，等你講到最高興的時候來。」造時憤然說。

「憑良心說李科長還算好，從沒發過大牌氣。」

「李科長好！好在哪裏？永遠是一張冷冰冰的臉，我來了一個多月，還沒見他笑過一次，也沒聽他講過一句響亮的話。」

「當然囉，當了科長還只管大說大笑，不就失了威嚴嗎？哦！怎麼？都抄錯了。」

「噯，良興，你這樣拚命抄，你想加薪嗎？等下兒他們還要把你升了哩。」

大家顧自抄了，陳良興抄得最起勁。今天天氣特別熱，他汗特別流得多。身上油黏黏的散出難聞的汗臭。

午後，烈火似的太陽逼下來，天氣更加熱了。只有大廳（辦公廳）裏稍微涼一點，也還有一點風。人們多在那裏閒談，有些人竟鋪下竹席睡起來。

「今天就算熱了。」

「真熱！」

「造時，你躺在地上，等下兒不把你睡傷風了，我打賭。」

「睡傷風了，噯，真真，文源，你還在哪家教書？誤人子弟你罪過的呀。」

「管它誤不誤，做日和尙撞日鐘。」文源有點臉紅了。

「文源，昨天你有沒有去看戲？」造時把話頭轉過。

「真可惜，昨晚××戲做『盤絲洞』，我也沒有去看，聽說有裸體跳舞的場面……」

我覺得有些刺耳，皺皺眉，轉過頭去，看見一個人正在看書。他的頭俯着，面部看不清楚，穿着白襯衫，越顯出銅褐色的皮膚。他猛的擡起頭來說：

「啊！是你？你幾時來的？怎麼我沒有看見？」

哦！他不是時中嗎？我記得他比我大三四歲，初中同學時我們很要好，他熱情而聰明，更有一種堅強的精神，我會把他當作哥哥看待，不知怎樣他讀了兩年，便沒再來，我們間也就信息都不通了，想不到在這裏碰見他。

「哦！你怎樣到這裏來的？我前天纔來，這幾年你幹些什麼事？」

「我嗎？一離開學校，就在縣政府裏當書記，後來縣長換了，我就失了業，後來我便到這裏來。原被派在鄉下，這次開徵造冊，工作忙，纔被調回城裏來。你呢？你總還在讀書吧？」

「還在讀書，不過我覺得讀書也沒大意思。你剛纔看的是什麼書？」

「這本？」他把書翻過來，書面寫着「大眾哲學」的書名。

「你還在自修嗎？」

「自修是想自修的，不過工作太忙，祇有晚上讀一點書。」

「你最喜歡哪一類書呢？」

「我最喜歡文學，時間也多花在這上面；報紙雜誌當然要看看。近來我卻覺得社會科學很重要，我想多讀幾冊關於這方面的書。」

一時找不到話頭，我們就靜默了。那一邊的高談闊論，一陣陣傳了過來：

「聽說這幾天報上登着××黨在蘇北打得很兇。」

「我們還怕什麼××黨，大家「共共」了，我們沒有產給人共。」

.....

「外國科學真發達了，你猜原子彈，玻璃皮帶是什麼東西造的？都是爛污泥造的哪。現在更發明了一種最新式的武器，叫什麼？……叫飛碟？是了，就叫飛碟，飛得很快，聽說飛機也趕不上，落下時就看看不見的，聽說溫州一縣只要用一個飛碟就完全變為灰塵了。」

.....

我們聽了不禁好笑。

「你在鄉下的情形怎樣？多少薪水一月？」

「薪水嗎？只有二十來萬。」

「噢！聽說這裏有三十來萬呢。」

「辦事處就祇有二十來萬，上面說辦事處總有點辦法。」

「怎麼有這樣道理？這不是叫人貪污嗎？」

「是哪，因此我們便很為難；與他們一起犯不着；不與他們一起別人會說你孤僻，得罪別人。……」說到這裏，「鈴！鈴！鈴！……」上辦公的鈴聲響了，我們便各顧自去工作了。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

今天纔聽姊夫說希新辭職了，因為他說這裏的薪水給他零用也還不够。怪不得昨天我沒看見他。下午正在工作，李科長忽然叫我過去，我不知有什麼事故。

「你昨天到底有沒有來辦公？」他問。

「來的呀！」

「那怎麼沒簽到呢？你今天也沒簽到！」

「我，忘記了。」

「忘記？你工作分量也沒有報，這些事都可以忘記的！」

「昨天我明明到的，大家都看見，你也看見的。」

「我也看見？瞎說，以後你不來就得請假，這樣隨便是不對的。」

我氣得幾乎要流淚了。回座位後，時中間我什麼事，我說了，他便道：

「這些地方再沒有一點道理可講，其實他們外面裝得神氣，裏面還不是空的。你現在很難過吧。是的，以前我對這類事也覺難過，現在我習慣了，我只要自己確認有理由，他們的話我便不理了。」

下午下辦公後，把東西拿到姊夫房裏去，姊夫問我道：

「聽說你昨天沒有簽到，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我只得對他重述一遍，他搖搖頭歎口氣道：

「機關裏就是這樣的，辦不辦公不要緊，到總要簽的。以後你每天來了，最好先簽到，然後去做事，省得忘了。」

接着又問我道：

「你可要錢用？若要，可先向這裏預支些。」

我因一時還沒用場，便道：

「現在還用不着，要用時再向你這裏領吧。」

忽然一個人探頭進來說：

「艾庶務，向你這裏預支些有沒有？」

「這不大方便，李科長通知，不到月半不能預支，你看。」姊夫一面說，一面就把一張條子遞過去。

那個人沒有接條子，懇求道：

「艾庶務，這個我知道，我急於要錢用，實在沒辦法，纔來向你……」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我不能因私廢公呀；而且你也要預支，他也要預支，我還有什麼辦法？錢原是公家錢，我落得做人情，何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到處裏比較早，看見李君亦正拿一本英語書一字一頓的在讀，讀得很響，我覺得好笑，但他要算是一個有志氣的人了。

午飯後，和時中閒談。時中說：

「副處長要換了，聽說新副處長帶來很多人。」

「真的？」前些天我彷彿也聽人說起過。

「下星期一就要來接事了。當然囉，一個副處長總有自己的『班底』呀。」

「那末，我們呢？」

「走了就完了。」

「以後你預備做什麼事？」

「現在哪裏能夠預定，看將來，到哪裏就在哪裏。」

我苦笑一下望了望他，他卻滿不在乎似的只管談笑着。

八月一日（星期六）

早晨到了處裏，看見許多人在忙着辦移交。阮先生是最忙的一個，偏偏又有人來打擾他。進來的是一個鄉下人，穿着短衫褲，走到阮先生面前，便必恭必敬地立正，鞠了個躬。阮先生將他全身打量一下，便冷冷地問他：「什麼事？」

「我……我有一處地價，想……想請您改一改，本來算起來，只有一百多，現在搞成一千多了。」

「哪有這樣事?!」

「這樣繳了好幾年了。阮先生，您想，我們鄉下人，種幾畝田，實在繳不起這麼多田糧。辦事處的先

生說，他們是專來稱米的，不管別的事，改地價要到這裏改。……」

他的話還沒說完，阮先生聽得不耐煩了，便截斷道：

「那你的地契，所有權狀帶來沒有？」

「有，有，我把這些都帶來了。」他把一大捲紙契遞過去。

阮先生接過來，不耐煩地翻了翻，檢出了幾張，說：

「只有這幾張有用，那些你拿回去。」

「好，好，」他忙接了。遲疑了一下，又吞吞吐吐的笑着說：

「阮先生，我……我還……還認識您呢。」

「你……」阮先生似乎記不起在什麼地方。

「阮先生……怎麼忘記了，您還在我家吃過飯呢。」

「唔，你就是××保保長？」

「正是了，阮先生……」他高興得非凡，態度也不像剛纔那麼拘束了。他還想說下去，可是阮先生不

阮先生走過，瞧見了問他：

「怎麼你還沒有走？」

「我在等你把地價改了帶回去。」

「嚇！嚇！那有這樣便當的事……」阮先生笑着說，並且把辦公事的手續約略地向他講了幾句，他這纔走了。

下辦公後，見了姊夫，他對我說新副處長來了，要裁四十來人。

八月三日（星期一）

今天新副處長來了，他召集大家訓話：

「各位同事，本人今日來接事，對一切都還生疏，各位也都不認識……不過這個徵田糧的事關係很大，一點也錯不得：少徵了，『國家的財富』就少了；多收了，老百姓就覺負擔太重了。所以那一次本人在××縣的時候，省裏就曉得這一點，馬上打下一個電報：叫我們整理稅冊，並且立即匯來了二千萬元的款子，我想那些稅冊不需要整理，便複上一個電報，並且把二千萬元退回去了。所以我們工作要做得仔細。不過田糧至遲要在十月份開徵，稅冊九月底要造成，所以我們的工作還要做得快……」

訓話完了，新副處長去了。人們東一塊西一堆的談論着。

「噯，文源，你看怎樣？」造時問道。

「什麼怎樣，『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都『起腳福』罷了。」

「我想總會留下幾人的呀？」

「就是留下幾人我看也『尋常』（很少的意思）。」

「他若把我裁了，我不咒他十七八代祖宗你看。」

「你要罵，到他面前去，在這裏逞什麼好漢。」

「你看好了。他算什麼！還不過只是一個副處長哪，有什麼了不得？」

「是哪，將來的日子還多啫。噯，良興，這裏『起腳福』了，你怎麼？」文源很譏諷，便把話題改到良興身上了。

「走哪，還有什麼？」

「怎麼？你這樣坦然？」

「哼！誰希罕這些事，一個月二十來萬，吃不飽，餓不死！」良興打了個鼻頭酸，挺起胸，強起頭搖了搖，很神氣地說。

「呀，他也變了呢，」文源對造時輕聲說着，竊竊地笑了。

那邊，「交際花」正做着迷人的微笑和李科長低聲說話，過後兩人都帶着喜悅的笑容走開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李科長的笑容。

忽又見新副處長走來，對李科長說話，他們說得很輕，我聽不見，後來他的話漸漸地響了：

「……那次我在××縣的時候，省裏叫我們造冊，還匯來兩千萬元，我想……」

我聽得有些不耐煩了，我想這何必說了又說。但他偏愈說愈有勁，李科長也裝着很高興似的聽着。忽然新副處長對阮先生道：

「你好像很面熟，似乎在哪裏見過。」

阮先生完全莫明其妙了，卻裝着道：

「唔，唔，大概好像在……」

「我記得在××縣，是你？正是了。」

「唔，唔……是，是，正是了。」

新副處長去了。阮先生面上現出了笑容，得意地向辦公廳四周望了望。

下午看見李科長走進處長室裏去。忽見陳良興也走過去，在門口站住，很響的喊聲「報告！」大家不禁笑了起來。他卻昂然地開正步走進去，但過了一會兒，就出來了，我笑着問他什麼事，他紅了臉，輕輕地道：

「你不懂，新處長人蠻好，就祇喜歡禮貌，所以態度要恭敬點，剛纔李科長在說話，所以我就出來了。」

我不理會這些，只笑了笑。忽聽見處長室裏副處長的聲音道：「好的，好的，」李科長就出來了。他的面上掠過一絲笑容——這是我看見的李科長的第二次笑。

我覺得有些奇怪，怎麼一整天沒看見時中。

八月四日（星期二）

今天我到田糧處時看見公告牌上貼着一張布告：

茲奉 副座條諭：凡臨時雇員，今日起一律停工，各區辦事處調用人員，即日返原處聽候處置。

人事室×××啓

月 日

我看了不再到姊夫那裏去，便自回家了。

下午接到時中的一封信：

「××：昨天我沒有到處裏。我早料着我們這一批人會被裁，所以昨天就寫了辭職書。

我不知道今後有什麼事可以做。可是你不用替我擔憂，我是個自由的人，我有強健的身體，什麼事都可以做，做粗工拉黃包車也還可以過活的。

聽說你們九月六日要開學了。想到以前的學校生活，真有些羨慕，可是我並不失望。以前初出來做事的時候，我曾經背着人偷滴過眼淚；現在剛強得多了：我覺得眼淚是懦弱無用之物，「社會是學校」，讀書何必一定在學校裏呢？

這次你參加田糧處工作，雖只有短短的幾天，你總算是略見「世面」了。你覺得怎樣？希望以後常常通信，保持聯絡。祝

好！

時中 寄於八月四日晨

我把這信連續看了幾遍，然後把它摺攏，插入信封內。我彷彿看見一個銅褐色皮膚的強健青年，在陽光下，昂着頭，挺着胸脯，沈着勇敢向前進行。

後 記

這次我的暑期「工讀」計劃雖然沒有完成，可是正像時中所說：我已「略見世面」了，何況又會到了時中這樣一位老同學呢？

關於田糧處那裏的事，聽說科長科員們沒有更動，因為他們都是縣長的「班底」，縣長是兼任正處長的。那些「回辦事處去的」全都被裁了，陳良興，包造時等都在被裁之列，但「交際花」還是在那裏。

學校生活瑣記兩則

唐景崧

功 課

記得在讀小學的時候，我會把全國各省和世界各國的地圖詳細地描繪過，也會把先生用的教授法偷來抄過參考材料，對音樂圖書也極有興趣，小說故事更是愛不釋手。但是到了中學裏，我對任何功課都沒有興趣，尤其是最後一個學期，簡直恨透了功課，也恨透了學校，決定以後不再進學校。

中學裏的功課太多，好像有政府對人民的苛捐雜稅那麼多。每天留給同學的時間不足四個鐘頭。這幾個鐘頭裏，要做好算學習題，要讀熟國文，要記牢英文生字，（勝利之後，我們校裏每週三堂英語突然增

加到六堂，可怕啊！）要讀理化史地公民……這一切，都要在幾個鐘頭裏支配，怎不使你弄得頭昏腦裂。想起先生的那些教學的方法，也真令人灰心。舊時冬烘學究似乎並不比現在先生教得差。冬烘們教古文，我們的先生教白話文。葉紹鈞先生說，先生教課，像茶壺般儘向學生澆。事實上，先生們沒頭沒腦向我們澆，澆的，哪裏是茶，有時簡直是糞便！先生滔滔不絕開話匣子，學生管自看鬼怪小說，剝瘡癩子。先生一離開課堂，不再過問學生，學生上課一完畢，便拋開書本。就這樣「河水不犯井水」。

幸好有分數的威力，學生們總還得和書本維持着一線關係。

功課繁重，被動的澆茶式的教學方法，分數，這幾種情形下，便出現三種不同的同學。

大多數的同學對書本知識都沒興趣。課外書當然不理它娘，課內書是要看看的，演草也要抄抄的，只爲了分數，爲了及格。分數的獲得並不十分困難，只消考前臨時抱一下佛脚，考時耍點花樣，就大功告成，苦苦研究功課也大可不必，否則太蠢了。分數原只是一種媒介，社會上要看你的文憑纔給你事做，學校中要看你的分數纔准你留在校裏，這正像現在出門要憑通行證差不多。所以進學校的目的，沒有別的，就只爲了分數，所以大多數同學，就在分數上把他們的精力發洩了，把他們年輕的生命消蝕了。

另一種同學，就是所謂優等生或想做優等生的一羣，不消說，他們把時間完全化在功課上，別的一概不問。從不看任何課外書報，操場上也很難有他們的足跡。他們或許是無力顧到其他，或許是不屑去顧。他們中有自動研究的興趣的人很少，大都是沒有分數這香餌，幹起來就不起勁。這類同學還有一項特徵，妒忌心特別利害。他們應付考試有餘，若談什麼實學就難了。

嘗慨乎廣大無知的勞動人民，受人敲榨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反抗，甚至於有意無意，認賊作父，去幫忙幫閒。我們的那些同學呢，也多成了近視眼，看不見自己周圍的事；或者麻木不仁，不去想自己以外的事。對於他們，試問有什麼希望呢？

第三種同學，是說對某些學科確有深厚興趣的人。他們是頗為苦悶的一羣。許多課外書急着要看，課外工作等着要做，然而功課並不原諒他們，每天剩餘的不足的四個鐘頭，真正搞得頭昏腦脹的是他們。爲了分數就不得不丟掉自己真心願做的工作，常常弄得焦頭爛額，左不是右不是。他們討厭先生們冗長的講授，討厭自己不歡喜的功課。在他們看來，繁重的功課剝奪他們的時間，就像統治者剝削人民那麼可恨。

夏尊先生說過，到學校中受教育，是要養成身心各種能力——健康力、想像力、判斷力、記憶力、思考力、忍耐力、道德力、讀書力、社交力、發表力等。夏先生還說：「所謂教育，就是能力給與的設計，學校就是爲施行這設計而特造的人爲的環境。」現在學校裏的課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許先生

許先生是我們最後一學期的級任老師，在我們六個級任老師中只有他永遠使每個同學尊敬，愛戴。把他和以前的級任先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有一位級任先生，一學期終結了，除中隊長和兩三女同學外，其他同學，一個也認不到，名字也叫不出，真勸他怎麼評定我們的品行分數。校中也常常舉行個別

談話，但這只消填一張表，寫上姓甚名誰，年齡性別，有無入黨或入團……罷了。

許先生教我們音樂，我們不喜歡音樂，他並不勉強我們唱，他另外在我們身上費了一番心血。每天課餘自修的時候，他就到我們課室裏，他做他自己的事，我們同學也各做各的事。傍晚散步，常邀同學們，在河邊草地上坐下來，談東說西。從前我們記日記，常常馬虎應付一下，他叫我們寫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各人心的活動；他說記日記全是爲了自己，別人不可以隨便來看，所以先生規定格式，命令學生填寫日記是說不過去的。許先生真的知道每個同學的心，知道每個同學的生活習慣，脾氣性情；他還知道每人的家庭環境。從而，他指出每人的缺點在哪裏，要如何着手補救；優點在哪裏，該如何保持發揚。

我們覺得很奇怪，許先生爲什麼這樣打聽同學的底細？我們就這樣問他。他說：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你們想，人活了一世，接觸到認識到的有幾人呢，我願意詳細知道我周圍的人，正如有詳細知道周圍的一切事物一樣。從教育立場說，也要先認識每個學生，教育纔能入手。」

當我們有實際困難，不能安心讀書的時候，許先生盡可能幫助我們。常常用溫暖的話語撫慰苦難的同學。我們面對着許先生時，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沒入到許先生的愛裏去了。

許先生，看去是個很冷靜沈默的人，這可以知道他心裏有很多的苦悶。

他告訴我們，到學校裏來受了教育，爲的是使自己的生活過得好，過得有意義，進而使老百姓生活得好，也就是把人之間的關係調和好。使自己生活過得好，先要有能力，有認識；要使人民大眾的生活好，先該擴大自己的愛，愛一切人，一切受苦受難的人。可是現在學校裏，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只有憎恨，

懼怕，冷淡甚至於仇視，哪裏說得上愛人，哪裏說得上養成實力呢。

他說許多人只怨學校不好，但學校也有許多困難，苦悶。他說到這裏，歎氣不說下去了。

他特別慇懃我們多看課外書，養成自動求知的習慣。他說教師不關心你們的生活，父母不過問你們的生活；你們多讀課外書，就可以受到更多的關心、鼓勵、溫暖。他有許多進步刊物介紹給我們，又常到圖書館裏找適合我們的書給我們讀，對數學理化有興趣的，讀科學方面的；嗜好文藝的，看名著小說和詩歌。另外，他找了一大批名人傳記軼事來，我們四十幾個同學，每人都熟讀了高爾基傳和貝多芬傳，熟悉了加里略和牛頓的故事，敬佩着文天祥、史可法的精神。他說讀傳記要注意兩點：

(一) 他們堅毅的學習精神。

(二) 不論文學家科學家，凡是有成就的人，他們都是熱愛人類的。

有幾位同學，告訴許先生，說不願再進學校了。他總回說：「也好，像你們這樣已有了讀書習慣的，到社會裏去，只要有書給你們讀，你們得益不會比在學校裏少。不過學校自也有它的優點，例如圖書館的設備，外面就不容易找到。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書本，高爾基小時如果沒有他祖父教他識字，他後來能自己讀書嗎？就這麼說，學校究竟還是需要的。在學校裏要能够把握住學校所有的優點，否則受學校教育，就很少意義了。」

還記得那天我們和許先生分別的情形，他送我們到船埠上，看着我們含着淚各各坐船離開。許先生的偉大的影子，永遠罩在我們同學的心上。

督學

陸寶章

遠在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就知道了「督學要來」的消息。那是個陰沈的早晨，校長以陰沈的臉色，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我們：「呃，已經到了此地。說不定，呃，明天就會來這兒……這位督學據說很清廉——不，呃，很莊嚴，嚴——嚴厲。本來我們學校程度很高，不用害怕。呃，不過，有備無患，有備無患……希望大家明天起……」

第二天起，走讀生就都帶着所有的本子，書，一大包，帶來帶去。高中「清一色」的黑制服，初中童軍服，天天穿着。壁上掛了許多新繪製的圖表，什麼學生籍貫表，家長職業表……真是應有盡有。「小型」閱覽室也新添了一批雜誌，牆上貼滿了學生們連夜趕出來的壁報。可是，督學仍舊沒來。最後，連我們住讀生的牀上，也鋪上印着藍色校名的白褥單了。就在鋪上褥單的第三天，督學來了。

這天是星期一。前夜下了大雨，可是這天天氣意外的晴朗。大家都很快活，因為從這天起，不再上紀念週了。第一堂課，當然是空着，可以趁空閒去探山洞，偷桑椹。

可是到升旗時，驚人的消息來了：「督學已經到了！」由於這個特殊事項，所以紀念週還是照常舉行。訓育員鄭重地，和氣到近於央求似地叫我們切守秩序。雖然這消息不太好，可是大家急於想看看督學究竟

是怎樣一個人物，所以無甚話說。

一進禮堂，頓覺氣象一新。萬國國旗，彩球……。軍樂隊的新衣，穿插在閃閃放光的號筒中間。最醒目的，還要算那條「歡迎×督學光臨指導」的布幕標語。

忽然，軍樂吹起來啦。接着，我們唱了歌，行了禮。校長站起來，報告校務。校長穿的西裝，即使站在遠遠角落裏的同學，也看得出是新做的；一開口，就胸有成竹的說了一篇。一反過去老套，報告了許多新花樣：「……下週起，輪流練習演說。下個月開運動會……下……」話是對我們說的，眼角老投向着臺的左方。我很矮，看不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後，校長向左方欠一欠身，把手伸出去：「請×督學上臺……」校長先拍了手，由於他的「眼角傳神」，我們也立即鼓起掌來。軍樂又響起來了。

督學先生上臺了，身材好矮，怪不得剛纔我看見他。上面的頭髮與下面的「拔佳」鞋，都擦得很亮，可是那身中山服很樸質。五官端正，就是眼睛愛眯細。

眼睛眯了兩眯之後，督學先生講話啦：「……查學好比品茶，好的留在後面，所以最後纔到貴校來。……很好。據說，就是經濟有點……本人要查明，查明。……」眼光向臺下一掃：「本人查學……查本子……個別詢問……還有抽考，呃，抽考。至於抽哪一班，哪一科，嗨嗨！當然不通知……本人素來儉樸，看這身中山服……車馬費全是自己的……嗨，這個差事不好幹……」

+

大家圍住了從督學臨時辦公室出來的同學。

「督學穿着中山服……我進去就說了一大篇話：『閱覽室開學來就只換了一次雜誌……沒有球打……桌子壞了不修……』」

「校長不在座嗎？」

「當然不在，這一下他可倒霉了，這個督學真行。」

「……………」

第二天下午，校工來叫我。我的「一大篇話」，早已打好了腹稿。輕輕地把門推開進去——啊呀！校長怎麼也坐在這兒！我打了一個冷戰，預備好的「一大篇話」，當下就從冷戰裏放散出去了。

他們兩個人正在吃蛋糕。看見我就停了下來，揩了揩嘴。校長還替督學點上了一支雪茄。

「督學先生！」我叫了一聲。

這纔看出督學先生今天穿着嶄新的「司麥脫」襯衫，華達呢褲子。襟上掛着大勳章，據說是抗戰時辦難童教育得來的。

督學先生眼睛一眯……

我出來之後，馬上有許多同學包圍了我。我什麼也沒說。

+

傍晚，教務主任把我們全班召集在一起，告訴我們明天抽考我們這一班的英文。這本是意料中事，誰也沒有驚奇。

晚上，教務主任逼着我們開夜車，讀英文先生指定的題目。自修室旁邊就是督學臨時辦公室。督學和校長的低語，衝破着我們寂靜的空氣。

考場在禮堂裏。歡迎的標語還掛着，不知是誰在旁邊畫了一個裸體女人。座位都編了號，門口還鄭重的貼上考試規則。監考員有七個，要作弊，確是不易。

督學和校長不約而同的都戴上了黑眼鏡。校長穿着新西裝。督學先生穿着嶄新的「司麥脫」襯衫，華達呢褲子。襟上掛着大勳章。一切都很圓滿。就只有一個性急的同學，題目出了不上三分鐘，就交了卷。

「嘆嗆！」不知是哪一個笑了出來。

校長和督學的黑眼鏡，對視了一下……

督學走了。第二天，布告欄上貼出了兩張布告：

校長室布告

校字第一〇七號

三十六年五月×日

茲爲此次×督學來校用去招待費××元特別辦公費××元試卷費××元……共計×××元按此項費用不在支出預算之內……各生於明日上午以前繳至教務處每人二萬五千元仰各知照此布

訓導處布告

訓字第四〇五號

三十六年五月×日

查××級學生×××

×××

×

×××

等四人隨意毀謗校譽應予勒令退學處分以儆

效尤此布